

樂安縣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

敘曰言者身之文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均以不朽  
固與功德等矣自典謨誓誥去古日遙而月露風雲  
其趣日下無功德而有其言則非不朽之言也雖文  
亦安足貴乎乘自歐兒肇始文章本乎經術羽翼典  
墳曼乎尚矣休明鼓吹代不乏人然而尚論之餘不  
無採擇奏疏則金玉其音記傳則興除是賴聲歌倡  
和以至家訓格言備登藻鑒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而  
否則陳言之務去矣蓋春華雖茂不如秋實雕蟲篆  
刻豈載筆者所能羅致也哉作藝文志

奏疏

爲蕭揚州薦士表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  
道隱續旒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  
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  
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  
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





僻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  
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廸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  
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詞賦  
清新屬言淵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養素邱園臺階虛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  
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  
敏旣筆耕爲養亦備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  
言往行人物雅俗耳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二

述豈特鼯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矚坐鎮雅俗  
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  
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材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  
任下情

論内外文武不和疏

孫三傑

兵科給事中

臣

孫三傑謹題爲海寓蕩平未奏臣工意見

橫生謹虛公剖論仰祈天語嚴飭共効和衷以佐安攘事  
稽古唐虞之世上下猶須協恭而後命德討罪大政大事  
無不畢舉若夫四郊多勦國有戎馬之事非一乃心力其



以底績焉詔云衆志成城又云師克在和明乎在我者  
先有以集群策合群力方能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倘共  
事之人意見偶或不同因相持不肯下其勢必至於忌成  
而樂禍夫苟忌成而樂禍是明示人以瑕而使敵得起而  
乘之也如此卽欲無敗不可幾况與之圖功哉臣於今日  
任事諸臣不能無鯁鯁焉慮矣如鄧希詔之於曹文衡也  
封疆大事實共肩之顛不聞虛懷商確共圖制勝者若何  
但見其逞胸臆之戈矛戰元黃於齒頰倘一旦東西蠢動  
二臣方自相攻擊之不暇其誰出而禦魯者獨不聞武侯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所云宮中府中不宜異同乎然猶曰內臣外臣一執轡之  
尊崇一疆場之愧悴臭味不免參池也至於邱禾嘉之與  
尤世威則一撫一鎮如蛩蛩駉駉相倚而後行由來舊矣  
而今意見又復參差致世威託病求去嗟乎禾嘉獨不見  
昔者經撫不和而廣寧失又頓忘去歲已與祖大壽不和  
而大凌陷乎同舟之人按劍相視天下聞之不且笑開府  
專閫之重臣乏藺廉公忠之雅度耶然猶曰文武殊途神  
情不浹若夫張國臣之於山東撫按同一縉紳也豈其精  
曰一心寅恭共濟之誼猶未講者乃焦頭爛額之功未收



而柄鑿齟齬之形已成寧不大負明旨相機行事之深意哉夫相機云者原欲其以撫爲剿非以撫而妨剿也國臣旣曰撫中用剿又恨我師出城殺敵以剿妨撫倘諸臣唯國臣頤指是奉盡撤其剿之之具使敵得乘虛長驅則爲國臣者不又成一開門揖盜之孫元化拱手送地之余大成哉國臣固明而熟於計者諒不出此然旣從國家起見有急欲收功之思迨夫情局稍更不免有諉罪他人之意何所見之不廣也臣子遭逢知遇之恩適當多事之際智謀勇力誰忍吝惜幸有能爲國家公忠幹濟者愛莫助之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四

卽虛心聽之拭目望之矣何必功自己出名自己成而後愉快耶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內與外之畛域可不化歟文與武之水火可不釋歟今何時也社稷生靈豈易辦而恃愼褊衷可不捐歟伏祈皇上嚴勅任事諸臣念天下事非一家私事應銷融者速自銷融無存芥蒂以滋禍胎應申飭者卽與申飭無滋葛藤以成掣肘形迹化則門戶不分心志齊則旂常可勒矣其於國是封疆所裨豈淺尠哉臣感時觸事謹以虛舟之見質之通國之口伏惟皇上鑒斷施行崇徵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八日奉聖



旨實封下部

糾輔臣誤國疏

孫三傑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孫三傑謹奏爲大奸  
誤國舉朝噤口謹冒死直言仰陳封疆釀禍之根伏祈皇  
上自爲社稷計詳察欺擅奸隱亟奮乾斷以杜亂源事恭  
惟皇上神武首出萬國共仰御極以來宵旰焦勞何時不  
爲封疆圖治安乃皇上時時欲伐逆勦叛諸大奸通同做  
成一欵局撫局最可恨者仰奏皇上猶塗飾欵撫名目而  
通逆通叛竟以天朝與逆敵並誓借天語爲叛黨講和神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人共憤罪不容誅皇上赫然震怒或誅或逮以洗千古耻  
辱以快通國人心然其釀禍之根通同欺擅庇奸誤國則  
首輔周延儒也屈指天下兩直十三省以及九邊皆太祖  
櫛風沐雨之天下皇上試觀今日賊盜蜂起尚有幾處安  
土督撫諸臣非塗飾撫局則欺隱不報皆始於陝西向者  
之講撫皆奉行延儒意指釀禍至此也卽如今之劉宇烈  
沈榮是否延儒私人劉宇烈之抗旨撫叛沈榮之辱國媚  
敵是否延儒與熊明遇指授皇上明竝日月自有洞鑒延  
儒平章軍國最善彌縫此等大事延儒卽百口能辭以不



夫聞乎中外臣民誰不切齒延儒主張撫叛欵敵之罪萬  
姓一口路人共知臣前疏所云撫鎮樞輔呼吸相通正指  
沈榮劉宇烈熊明遇及延儒輩也臣因病乞歸蒙恩下部  
旦夕便出國門一腔熱血見舉朝噤口無有一人敢冒觸  
克鋒者忠憤填膺知有皇上封疆不知有身家性命冒死  
直言皇上誠自爲社稷封疆計用臣之言以除誤國大奸  
嚴飭內外有事諸臣從此洗滌腸胃打起精神息盜安民  
威敵鋤叛金甌萬年永固延儒卽與其同鄉輔臣合施辣  
手剗刃臣腹臣所甘心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徵五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六

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月二十八日奉旨首輔純忠謀  
國實心任事一應籌畫邊計及敷陳奏對朕所深鑒孫三  
傑挾私妄捏逞臆牽詆奸生恣肆本當處治念已降調姑  
不深究該部知道

再糾奸輔疏

孫三傑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孫三傑謹奏爲觸奸  
已自後時去邪不容少待謹再竭愚忱仰祈聖斷蚤濬護  
本以救封疆事奸輔周延儒庇黨行私通叛辱國邊疆大  
事幾潰爛不可收拾臣感憤在心於糾熊明遇沈榮疏中



微言鍼砭遂於崇徵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恭具大奸誤國  
一疏直糾其罪本月二十九日欽奉聖旨首輔純忠謀國  
實心任事一應籌畫邊計及敷陳奏對朕所深鑒孫三傑  
挾私誣捏逞臆牽詆好生恣肆本當處治念已降調姑不  
深究該部知道欽此臣三傑恭繹明綸不勝悚息伏念延  
儒誤國之罪路人知之皇上特曲加優容未遽顯斥使自  
愧悔耳延儒乃漫不省改一疏再疏覲顏瀆辨若謂神奸  
果可以欺聖明強辭果可以奪正論者臣安得默默而處  
此敢畢臣前說爲皇上披瀝焉今日養叛陷城通敵辱

國之罪無一 是延儒身爲實無一 非延儒身爲延儒首據  
揆路舉朝誰不畏其威焰延儒欲貴其私人孫元化邱禾  
嘉恨無術立置之青雲之上則屬梁廷棟藉破格用人之  
說以爲先資明知元化禾嘉無功而濫冒節鉞不足服人  
則設爲復廣寧圖金復海蓋之議旣而一事無成懼于嚴  
譴於是密主大凌之築聊以塞責舉中國之精銳付之一  
擲第罷樞輔孫承宗以結其案而丘禾嘉忽焉京卿忽焉  
山丞矣延儒之脫卸作用何其神也孫元化開府登州結  
孔有德爲腹心縱遼兵肆剽掠通國知其釀禍必大延儒



與熊明遇極力庇之不欲撤去復用一柔惡無謀之余  
成爲西撫與元化遙爲觴角迨孔有德赴調反戈屠城掠  
地余大成閉戶縱敵孫元化開門揖盜使海上雄鎮蕩爲  
賊氛十萬生靈化爲燐火延儒恬不動念也皇上天威有  
赫立逮余大成逆撫孫元化知其無濟乃束身歸命實恃  
延儒在內自分可以不死并可以爲敵通線索持撫局延  
儒果百計俄延查餉覆審無非爲孫元化余大成幾幸撫  
局之就爲開一綫生路串謀熊明遇用一張國臣以明掣  
討叛之肘復遣一劉宇烈以硬主撫叛之謀勦叛宥從天

語嚴飭至再至三延儒明告皇上曰宜用勦秘授宇烈曰  
必主撫劉宇烈堅奉延儒之意甚於奉尺一之詔諸將官  
奉劉宇烈之意藉爲媚延儒之階撫局不成勞臣被誘劉  
宇烈之計窮而延儒之計亦窮矣皇上下奮乾斷立置孫  
元化於法自明朝廷憲典懾中外逆萌延儒復謂非渠主  
張孫元化必不就戮是明以皇上太阿獨持之天威而敢  
大言假借以自掩其罪狀矣險哉延儒機局尚活則愬然  
於二東百千萬億之命而斷不忍於元化一人之命聖鑒  
灼燭則忍痛於元化難割之身以巧匿其發縱指示之身



孫元化誅矣西市臨刑應悔延儒誤我熊明遇罷矣劉宇  
烈逮矣私心自忖當恨延儒賺人此等伎倆與嚴嵩當年  
給丁汝夔之術何以異哉若作書與熊明遇授意沈際明  
謀欺擅之罪更彰彰萬耳萬目焉者熊明遇在掖門下叮  
嚀科臣汪始亨入對致辭曰數萬鐵騎一朝遁去再託皇  
上如天之福等語科臣不從延儒與熊明遇始於皇上之  
前公行解救不曰餉薄兵單則曰清修可取熊明遇恭承  
召對一疏則委曲請寬難逃天鑒矣謂盟敵之事兩臣不  
與知焉其誰信之延儒生平陰陽閃爍凡遇軍國大計其

敷陳奏對者如此秘切指授者又如彼幸而成曰渠之嘉  
謀也偃然藉以居功不幸而敗曰人之違命也不難執以  
謝過籌邊決策事事皆然延儒爲計誠狡矣如疆事之決  
裂何種種奸欺皇上明若觀火事勢至此發奸自覺後時  
延儒仍巧肆塗飾暗伏機鋒切齒於臣之直言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延儒知有富貴功名微臣知有忠孝大節  
念臣自鼓篋入學以及今日無非受祖宗與皇上之作養  
國有奸臣敗壞封疆至此猶懼禍緘口不一直糾宇宙雖  
寬安所容不啞不啞不顧君父之臣子哉爲問延儒嚴然



兩元致位首輔躬逢堯舜之主敢爲其工驪兜所不敢爲  
之事祖宗何負於延儒皇上何負於延儒應作如是報猶  
啣恨於人言之及必欲播惡流毒安所底止而後愉快耶  
嗟哉延儒其性真與人殊矣延儒一日在位海寓一日不  
寧皇上加意封疆蚤鋤巨奸肅清揆路誅叛滅敵者定之  
功可計日蹙已臣心同虛舟身無依傍就事論事語無旁  
涉臣言止此延儒必欲一手障天臣請從文武諸臣與延  
儒共質皇上之前臣若一語支吾一字雕飾願甘斧鑕以  
謝延儒並戒天下之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延儒罪狀罄  
竹難書臣疏不無踰格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徵五年  
八月初一日具奏本月初二日奉聖旨首輔公忠籌國朕  
所深鑒機務方資佐理屢旨已明孫三傑前以降調免議  
何得又肆規牽逞臆求勝姑不究該部知道

#### 四糾奸輔疏

孫三傑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

臣

孫三傑謹奏爲進勦

已見明效主撫難逃顯誅謹據罪督原疏發奸輔罪案仰  
祈聖斷立究禍本以昭國法事奸輔周延儒樹孫元化余  
大成於二東以釀成孔有德之亂復授意劉宇烈始終



輔以助孔有德之焰淄青而西蓋岌岌乎無寧宇矣賴我皇上赫然一怒大張撻伐咄嗟而萊圍立解叛敵遠遁臣鄉一塊土實皇上神武廓清之臣鄉億萬命實皇上睿筭生全之訊馘執俘計日而蹙敵曷嘗不可勦哉撫今追昔奸輔主撫之罪真不容誅矣廼者劉宇烈被逮已到聞延儒秘致巧言款語許宇烈以寬路令其一身承當百計塗飾以道已罪近見劉宇烈發刻一揭果符人言其曰借以緩萊城之攻需兵力之厚猶曰之生之死之際不妨爲掩敗爲功之言獨其謂主撫之說閣部之臣原皆無此指授

宇烈於是乎爲兩截人說兩截話矣甚哉宇烈之敢於轉換支吾以欺皇上也謹就宇烈前日入告疏中語一糾駁焉宇烈六月內投臣鄉一揭爲微臣溺職已甚等事大概爲科臣汪始亨等叅其瑣請卸過明旨責其一味瞻卸而發也揭內有職之往辭閣臣樞臣也請問所以布置之方大意皆云以援勦爲正亦當於便宜相機四字斟酌故職服膺在心等語伏念劉宇烈奉命援勦不恭請聖裁乃稟成閣部蓋延儒一意主撫以爲孫元化余大成地宇烈窺之最真王道純始終言勦以拂延儒與熊明遇意宇烈知



之最悉其進而請問也固知延儒等所謂布置之方端不在勦延儒等謂當於便宜相機四字斟酌明示宇烈以布置之方惟有一撫而宇烈揭中有便宜相機大意或出於撫一語則三臣當日密地商確主意守烈已和盤托出恐今日百計囑宇烈遮飾而宇烈原疏見在御前何可掩也宇烈惟堅奉延儒之言所以一到臣鄉全不以勦爲事大言恐喝按道諸臣謂奉閣部意指撫敵沙河一戰我師正銳藉口乏糧輒行撤兵而講撫之議口甜舌滑其服膺在心之事始得以報延儒矣雖天語屢飭恬不經意止知有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一

延儒爲奧援百無禁忌遂用矯命雄行敗露至此延儒猶自揚揚得意扶同蒙蔽不畏皇上不恤人言據任綸扉半步不離若超然免於評論之外者尚復有人心尚知有國法乎延儒膽大氣粗主使熊明遇驕蹇以去皇上未之震怒遂無所顧忌謂功罪之案可以立翻欺擅之謀可以屢試憑其伎倆可以爲其所欲爲復欲庇宇烈以自脫卸責無人臣禮矣其平日激變地方流毒士類兄可作錦衣理刑奴可作天津總兵賣旨鬻爵賄賂公行縱心腹書辦出閣入邸包封過付情逾骨肉豈但貓鼠同眠各書辦賊私



無不鉅萬又何論延儒哉臣以降謫孤踪公正發憤爲群  
小所忌賴皇上聖明未遽陷入虎口臣之生惟皇上矜全  
之臣終不避死瀝血上聞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惟皇上  
蚤奮乾斷清政源而絕亂始封疆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崇徵五年九月十一日具奏十三日奉聖  
旨首輔佐理公忠力圖殲逆援勦相機等語原係明旨何  
待秘授孫三傑屢次誣詆已置不究乃又牽拾求勝殊屬  
妄肆該部知道

五糾奸輔疏

孫三傑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三

原任兵科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孫三傑謹奏爲微臣  
就事觸邪奸輔蒙面飾辯謹平心再一直疏以聽聖裁以  
質輿論事臣見首輔周延儒受皇上厚恩忍於輕負參疏  
糾發雖未卽蒙施行而延儒誤國罪狀皇上已洞悉無遺  
矣乃延儒復主令劉宇烈代爲卸罪臣不勝心憤遂於本  
月十一日具有進勦已見明效一疏破其扶同蒙蔽之隱  
於十三日恭奉聖旨首輔佐理公忠力圖殲逆援勦相機  
等語原係明旨何待秘授孫三傑屢次誣詆已置不究乃  
又牽拾求勝殊屬妄肆該部知道欽此該臣三傑跪捧明



竊想見皇上之於延儒也分明以禮義廉耻愧之不欲以  
斧鉞刑誅加之使延儒稍有良心必且咋舌自裁匿影無  
地及閱邸報見有誣詞雖可不辯一疏詭詐閃爍不可方  
物嗟哉延儒於是不可以人理責矣獨念人生既負血氣  
孰不備具四端卽今據延儒行徑是非之心已不必與論  
乃卑污苟賤無所不爲嗜進戀榮恬不知耻並無復辭讓  
羞惡矣或者望其惻隱念頭尚在一縷生理庶幾未絕於  
今觀之其陰鷲險狠尤生平長技惻隱之心固已漸滅無  
餘不謂其忍於負皇上也延儒受皇上特達之知誠臣子

曠世而不一遇者也中外延頸舉踵相望曰是不知如何  
捐糜以酬高厚不意皇上待延儒愈重延儒負皇上愈深  
苟可快其忿遂其貪卽至紊法紀誤封疆荼毒皇上之百  
姓悍然爲之不恤也甚至於重大艱難之事皇上受其宵  
旰延儒攘其勲名而無復畏忌卽如孔有德之亂延儒私  
孫元化等以釀成之屠戮臣鄉億萬生命仰賴皇上矜焉  
東顧發彞漢丁以往天威雷動敵氛霧消臣鄉黃童白叟  
靡不祝頌皇上之鴻慈舉朝大小臣工無不欽仰皇上之  
神武而延儒每疏語意公然居以爲功人臣善則歸君之



義顯如是耶其無賴撒潑動輒曰乞勅嚴勘不知凡曖昧不明之事非嚴勘不得其真延儒敢於負皇上忍於負皇上天下臣民共見共知無不切齒思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庸待勘而後明耶延儒自知其親戚心腹布滿津要自諸臣擊奸不中今日皇上耳目之臣執法之吏非感其德則憚其威無一人實摘其隱慝者故大言無忌不但謂人言可不辯卽嚴勘亦可不畏延儒亦太橫矣臣明知大奸根據難除但臣起家寒素蒙皇上拔置省垣卽授事未幾於臣已爲不世之恩目擊延儒忍心害理臣實憤甚不避覓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鋒爲國家觸邪延儒乃謂臣爲尋一攻擊閣臣之佳名以蓋其短無論士生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延儒知攻擊閣臣爲佳名也夫亦知閣臣盡忠報國不忍負君爲名更佳乎延儒躬逢堯舜乃寧甘爲共驩不肯爲臯夔彼自取其名之不佳者而欲以好名籍臣口何其見之淺也若臣前經降調自皇上之磨勵臣也今乞歸未准實皇上之不忍輕棄臣也臣方感恩圖報延儒疏言及此又明明竊作福作威之權矣罪大惡極計窮情見乃依附名流以籠絡一世聖明之朝豈容有此魑魅魍魎乎至其遁詞詭語總



無逃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固無庸一一糾駁以煩聖  
聽臣孤立無與極知延儒鄙夫患失無所不至恨臣累疏  
糾發必欲陷臣伏望皇上立削臣籍或寘臣於法以謝延  
儒然後正延儒欺君負國之罪以安天下臣無任瀝血叩  
天激切待命之至崇徵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具奏二十六  
日奉聖旨孫三傑屢疏誣詆概從寬宥乃又將東省明白  
事情瀆訐不已顯係前時薦用匪人借題飾卸姑不再究  
以成首輔休容之誼該部知道

聖主格天已效疏

孫三傑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其

原任兵科給事中降一級調用今候補臣孫三傑謹奏爲  
聖主格天已效臣下省改未真仰祈嚴敕內外大小臣工  
恪遵屢旨實破積習以答天休以濟時艱事臣稽虞書曰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蓋言君臣一體居恒同荷艱難  
也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蓋言  
君臣一心遇變各盡修省也彝考唐虞三代水旱未嘗絕  
於時而膏澤不終屯於下匪獨其君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抑亦其臣下能心一人之心故上天之心無不孚格焉耳  
未有以省歲省月之責一聽於上而咎徵休徵已無與焉



貽天下後世以君勞臣逸之譏者也頃者天降割下民亢  
陽不雨已歷三時皇上念切民瘼齋居露禱明諭交儆引  
過省咎卽堯之其咨舜之儆予成湯之六事自責弗切於  
茲至誠所孚天心效順千里甘澍應時而霑一時白叟黃  
童莫不舉手加額頌聖明雨麥雨珠之賜是皇上克艱之  
效已著矣內外大小臣工亦曾實圖其艱乎皇上克謹之  
感誠捷矣內外大小臣工亦曾無所不謹乎若猶未也夙  
昔怠於職業致上天之震怒以流毒於生民及今不知勉  
修藉皇上之神功以覲顏而矯誣割牲昭報趨踰壇墀曰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是嘗角素布服從一人之虔禱爲三農之商霖也者不知  
長安走卒指目云何揆以事君之道應天之實克艱厥臣  
凜憲修輔之義未知果有當焉否也子輿氏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詩戒泄泄孟解沓沓曰事  
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猶沓沓也泄泄沓沓  
總非舜之所以事君矣故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古人隱居樂道則已苟出而策名委  
質立人本朝斷斷乎以致主堯舜爲已任嗟嗟進退之閑  
禮義之事愧耻之心誠非所以望今臣但躬逢堯舜在上



測然諭以深察已過寬其既往之譽許以自新之路當是時若猶護過作非不知省察以自底於不可貫貸辱清時之斧鉞猶可言也負聖主之優容不可言也爲臣不敬孰大於是內外大小臣工欲道不敬之誅是非終始凜奉嚴諭省察已過不可卽就過論之過固人所不能無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不可爲也過亦何可文也推原文過伎倆總之鄙夫患失心事所迫而出耳旣文過必不省過寧惟不省已過且將深求人過不惟視小過爲大過且將求有過於無過毛

舉吹索以加人脫卸彌縫以自固設心如是而望其克修職業未之前聞也天威有赫日鑒在茲諸臣試清夜捫心平旦自數倘亦有不幸而出此者乎欽奉明諭之謂何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倍宜懋勤孰非臣工職掌所在改過修省所在耶天下之勢合則大分則小吾人之心私則異公則同大官大邑以庇其身而肥其家乃全副精神滿腔心事不用之鞠躬盡瘁憂國奉公而用之糜爵嗜榮市恩修怨何爲者也自今伊始願各洗滌肺腸一意從國家起見恨逆寇之我侵我叛不啻恨其私仇憂百姓之流離瑣



尾不啻焉其子弟務求順治威嚴實著本計所在設誠致行不遺餘力回想往日愆尤譬如往日夢猛從今日悔改譬如今日醒不遠之復卽未敢言視迷復不悟者則有間矣其餘恪遵嚴諭仰答天心或者其有當乎雖然分猷共念群臣事也集思廣益大臣事也九重宵旰於上百執事怠玩於下則群臣過矣群臣傾誠而圖之大臣百計以扼之則大臣過矣不知所謂大臣者以開誠布公而成其大非以黨同伐異而成其大也一世人才原足幹濟一世之事諦思祖宗三百年培扶匪易我皇上十年來作養良難

乃或抱蔓摘瓜惟忌是剪以致山林廊廟總無完人不至空天下之善類不快此固剝削元氣仰干天和之大者也大臣試平心自反其平日所爲有是乎無是乎舉朝公論一時總可威鉗爾室神明五夜還當自訟萬一如臣所言不謂之過不可亦宜痛省而亟改之若夫藐玩天言悍焉不顧甘詞引罪佯避要恩則又臣誼之所不載矣聖明萬不可負中外抑豈可欺昔文彥博富弼同拜平章事大夫相慶於朝相司馬戒慎無生事富弼司馬光宋代名臣其出處關繫瞻仰文彥博相業不踰中人獨以能容唐介一



事遂稱長者得與富弼竝傳爲大臣者能爲知非省過之人則亟圖改絃易轍以培國家命脉以道上天殛罰若曰伐毛洗髓世鮮其術我用我法終不可易亦當少存進退之禮無好官自我笑罵從人秦誓曰邦之杌隳曰繇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明乎大臣關天下安危矣益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卽終之曰無忌無荒明乎用人關君心梗服矣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明乎黜邪扶正關百姓違順矣皇上誠深維乎保邦之要道禦侮之長策化叛之遠猷毅然獨嚴乎枉直賢奸之辨以自爲社稷封疆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計潢池之兵必且立洗東海之波必且立靖遠近人心必且踴躍懽呼如時雨之降唐虞君臣不得專美於前而時雍風動之盛自皇上深察已過一語收之矣微臣情忭喜兩因頌獻規伏乞聖明宥察崇徵十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具奏五月初四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聖主大道爲公疏

孫三傑

上林苑監蕃育署丞原任兵科給事中臣孫三傑謹奏爲聖主大道爲公天下太平有象謹陳一得用定衆心渙小群而爲大群扶正氣以培元氣事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臨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臣下則仰體一人無私之德精白一心以修厥職而世道允升大猷稱綦隆上理矣恭惟我皇上統天御宇懋德建中喜怒不毗競綵互用將登一世於平康偕斯人於大道乃七八年來一二輔政大臣成見不化畛域自封全副精神畢用於德讐恩怨之間視四境多壘萬邦未寧不啻秦越之肥瘠漠不相關此非獨積私據於其中罔識令共之義抑亦俗學拘於所聞未窺理亂之源又何怪乎君勞而臣逸願賒而效不副也頃者皇上神明獨斷毅然自爲社稷計肅清

揆路以與天下更始輿臺皂隸庸夫孺子靡不踴躍稱慶謂轉剝爲復端在此時百爾有位竝生堯舜盛世時逢氣象一新得不惕然於今昔之視翕然於皇極之歸耶公私分際卽理亂關頭但願中外大小臣工各思比肩事主有何方隅同舟遇風奚分吳越自茲以往恪遵嚴諭洗滌肺腸舉向來爾我形骸滯習曲見一切盡歸渾化實實從安攘要着合力圖維爲朝廷明政刑無借公以行私爲國家惜人才無黨同以伐異枚卜乃登庸盛典無拒虎而進狼考選實用人大權勿求璞而得鼠合天下如一家通國若



同室視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視斯世斯民之罷癯殘疾鰥寡斃獨不得其所若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務舉今日之天下成蕩平正直之天下卽副皇上大道爲公至意將見幽隱奧溥悉耀光明拔茅連茹總爲楨幹人心收而元氣培正氣伸而國脉固億萬斯年有道之長實自某年始寧憂逆敵哉至若土盜一事又關刑政之大而姦宄所從生不可不深長慮也土盜非借內地姦宄爲向導則一步不能行卽年來小起一夥小得其利大成一夥大獲其利且到處接踵而張大其事故也凡

四民各有定業獨此輩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遊手遊食性喜思亂偏與正直爲讐樂與傾邪作緣無事則借名保土以藏奸有事則爭先攘臂而思逞千百聚首夜謀晝劫初以結聚爲夥計終至招逆爲叛穴今時何時可令輦轂之下有伏戎耶伏祈皇上嚴諭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以至外官撫按不時盤詰遇有不常業者卽係奸宄土寇隨行擒治勿令仍前橫行暗螫以掣任事之肘而短忠正之氣無論善良帖席大小臣工從此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分猷念奸宄絕跡則向導無人士寇卽或生心亦如猛虎無俟



水母無鰓亦安得質質深入也哉此固今日弭亂伐謀第一義矣敢因披瀝愚忱而竝及之臣雖職隸羽毛然曾拜恩梧掖不敢以孤遠忘國非效嗇夫喋喋也伏惟詳察臣無任激切悚息待命之至崇徵十年七月初二日具奏初六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聖諭直指天道疏

孫三傑

上林苑署丞原任兵科給事中臣孫三傑謹奏爲聖諭直指天道以醒人心臣工宜凜遵明綸以答天意謹虛公陳言仰祈聖鑒事竊惟有天下者能以天心爲心則天下可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治也佐理天下者能以君心爲心則天下可不勞而治也天何心哉虛公而已矣君何心哉法天之虛公而已矣唐虞所謂中孔門所謂仁大學所謂明德七篇所謂仁義人之所以爲心此物此志也古人能全其本心故君必敬天臣必敬君民以安而世以治後世失其本心故臣不敬君君獨憂天治日少而亂日多世道原無古今人心自生剝復虛公與不虛公所關大矣哉乃躬逢聖明在上法天無私而大道爲公之效不臻亦大可異矣恭惟皇上御極剪異鋤姦彰天討也顯忠遂長奉天命也治曆明時敬天象



也任賢納諫亮天工也十年來聖上何事何時不以天心爲心哉使大臣受股肱心膂之寄能以聖上之心爲心臣見太平可立致矣乃皇上欲剪異鋤姦大臣且多方以護之皇上欲顯忠遂良大臣且百計以敗之皇上欲求賢納諫大臣且媚嫉以惡之借好名以箝之年來執政皆作如許伎倆以背負聖恩而劫持天下俾諫臣吞聲有識短氣民窮盜起海宇囂然此輩乃脫距而去矣皇上從來退人以禮卽行政最久流毒最烈者亦未明正其罪凡以存恩體也後之人不知乃曰所謂大臣者如斯而已矣踵訛襲

謬因陋行私以致天象昭垂災異示警燮理者安所辭其責耶聖度如天特以心事虛公嚴諭臣工且以剔奸除弊責之科道明示人臣以虛公則其賢也不則其奸也奸人在位言官當如鷹鷂逐鳥雀無畏之如虎以滋弊也臣愚以爲天下奸人少庸人多庸而安其庸者少庸而學夫奸者多其庸也以益我國家而不足其庸而學奸也以誤天下蒼生而有餘伏念明興垂三百年禮陶樂淑重道崇儒皇上敬天勤民禮賢下士真堯舜之帥天下也人才萎蕪河應若此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



者然也三代而下正心誠意之學不講仁義充塞人心陷溺於是乎視君父太緩視天下太踈視富貴太重視名義太輕視爲聖爲賢太難視大臣太易視清直廉讓爲怪事視奸貪險毒爲臯夔此種學術中於人心以望其虛也公也譬之責盲者以視責瞽者以行責優益以叔敖之事業其將能乎夫冠履大義也虛公良心也善人國紀也正論元氣也利與善一間也人與禽幾希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今是昨非迷途未遠今之爲臣者誠能充其愛爵祿之心以愛朝廷移其護私交之心以護善類學術事功詎不

軼三代而上之耶若猶未也虛公不存套飾如故必不爲國家做一事必不欲朝署容一賢必不欲正人伸一議泄泄沓沓漫不省惕是大臣終不以皇上之心爲心也討罪剔奸獨望皇上終始以天之心爲心而已矣於諸臣何賴焉微臣恭繹虛公之諭仰體聖心而謬陳一得如此猶是前此大道爲公一疏未盡下悃也考稽宋儒朱熹生平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臣不敢妄擬前賢獨思今日欲正人心以回天意急着無逾此者臣言最質臣心最苦思之逾旬每中夜不寐疏成復毀者數四萬不獲已謹畢其愚伏



聖明鑒裁施行崇徵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初十日  
奉聖旨大小臣工俱着虛公以圖修省前旨已明有玩視  
的科道官卽指實叅處育署訛盲殊欠敬慎着改正行該  
部知道

劾輔臣楊嗣昌疏

成勇

南京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成勇奏爲倫常萬古爲重公論  
一時難奪直駁輔臣之疏以感動其良心以維風化之陵  
葬事臣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爲之維也人類所以不  
絕者禮爲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之不成人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於禽獸  
者禮而已矣禮莫大於人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  
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  
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爲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者何也恐  
不可齒於人類也况儼然秉國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  
名是避又從而籍人之口廟堂卽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  
白簡之糾彈可籍青史之斧鉞可籍乎臣始謂輔臣楊嗣  
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



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勦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避之今日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乎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固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卽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

琪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琪爲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爲忠乎嗣昌雖巧文慧辯必不敢以富弼劉琪爲非而以宜中似道爲是宜中似道固無逃於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琪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爲臣爲子之鵠嗣昌之妄爲附會而不讓謬爲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



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爲天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旣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去則所失者亦大旣爲今日之賊子而敢於排群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旣不知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謂其父之同籍

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朝廷之禮以伸其私情耶政孟子所云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大惑也臣極知言出而禍隨而不忍嘿嘿者臣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爲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言懇直鼎鑊斧鑕臣所願甘又何惜此一官乎伏惟皇上鑒其狂瞽臣不勝云云九月初十日奉聖旨成勇以部曹拔置南臺不



思効忠盡職乃敢故違諭旨襲瀆傾排明係黨同伐異串謀撓阻好生恣妄着革了職該撫按提解來京問擬該部知道

條議

編審均徭議

萬曆三十  
五年知縣 孟楠

議得本縣編審之法丁遵九等規則地分上中下三等派徵徭糧照依條編丁地兼編其收頭僉在上三則而中下不與焉行之已久無容再議惟是徭銀九等分派下下每丁一錢三分二釐下中則倍加每丁二錢六分四釐矣以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无

次遞加至中上則每丁銀七錢九分二釐矣夫上三則戶高地多收頭年年着役復又遞加徭銀往往告稱苦累每至編審不鑽刺懇求擦戶則必百方詭寄地土此貧富難免不均之嘆也今議比照益都壽光戶分九則徭銀一例均派每丁止派銀一錢二分其餘徭銀分派闔縣地內每畝不過加銀毫忽而收頭仍僉則高地多之戶如此則貧者止出徭銀而無地差之擾富者既當地差而無遞加徭銀之累貧富各自相安而鑽刺詭寄之弊亦不待禁而自除矣間有地多而薄家無糧儲亦有地少而專務商賈反



積蓄贏餘者本縣另行酌處至於陞擦除補務求克當公  
論允協輿情貧富與之適均而後止此本縣之民情亦本  
駁順民而為便民之道也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與丁  
銀攤入地畝本朝良法歷萬  
而仁政如新存此議以見故明之  
賦繁役重有司調劑之法不過如此

馬政條議

明青州兵楊相  
備副使

各曰江北江南同係直隸而養馬不及於安慶等府河南  
河北同係一省而養馬不及於汝寧等府者非獨汝寧與  
安慶諸處也蓋國家養馬於民即古寓兵於農之意無事  
則用其俵於官有事則用其徵騎於民燕為建都之地故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有八府以養馬而不嫌其為同江北河北聯附畿內之地  
故令河南江南不養馬而不嫌其為異今東省濟兗東三  
府有馬非即江河之北獨有俵馬之意耶青登萊三府無  
馬非即江河之南原無俵馬之意耶俵馬之有無稽諸地  
聖之遠近祖宗自有深意其載在大明會典者可考也今  
烏得而輕變之哉故有馬之府則折畝以定賦役無馬之  
府則履畝以定糧差糧之輕重係夫俵馬之有無祖宗定  
制其載在山前通志者又可考也又烏得而輕議之哉

按故明俵馬制雖曰折畝定役簽富免貧而其弊也富  
破產求為貧民而不可得續文獻通考已



詳言之青故無馬而副使楊相侃侃言之必當時有輕議  
及青者此有關於民生不小故原志附載此議蓋有深意  
焉  
本朝雖無此厲政  
而存之以備叅攷云

重開小清河詳

雍正九年  
八月詳

知縣

李方膺

小清河古濟水也自歷城而東折會灤水直趨章丘至樂  
安入海爲濟水古道後濟水經流又會潔水北行逕濟陽  
而東至利津謂之大清河分從章丘而趨樂安者謂之小  
清河其分道過行并大小清河之名起於宋熙寧間史誌  
可據其後濟陽之流日盛章丘之流日微故僞齊劉豫欲  
堰灤以助東行之勢卒之灤不可過仍趨濟陽而歷章丘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相乘之故道漸致淤塞今小清河首受章丘之白獺水卽  
楊緒水也出會仙山之西北自西迤東橫亘七邑逕章丘  
之城東鄒平之東北長山新城之城北高苑博興之城南  
樂安之東北由淄河門而入海此小清河現行之水道也  
七邑之南有崇山複嶺長渠廣川如鄒平之沙河由對門  
口而入焉白條河會朱龍河由郭家口而入焉新城之范  
陽河會孝婦河鄭黃溝澇淄河經麻大湖而入焉博興之  
烏龍河界於麻大湖會城泊而入焉漢湊河則由會城泊  
而入焉此小清河衆水之所會歸也章邱有萬家口分瀉



於滸山泊仍從清河口而會於河鄒平有對門口分瀉於  
駕鴨灣經白雲湖仍從陶唐口而會於河長山有郭家口  
分瀉於白雲湖亦從陶唐口而入於河新城有月河口分  
瀉於青沙泊不從故道直出軍張開入支脉溝自高苑而  
博興而樂安此小清河各口之會通也故明青郡倅陳濂  
誨云南面之山譬則屋之脊也山下諸水譬則屋上瓦隴  
間之水也小清河譬則簷前橫盛滴水之簡槽也新城等  
縣之地譬則人家之庭院也小清河淤塞則簡槽中有物  
作梗而瓦水溢出流滿於庭院矣今小清河疏通是剔去  
源流不揣末議敢爲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簡槽中之梗物而瓦口之水自循簡槽而注於所當注之  
地矣取物近譬名言親切周覽本縣之形勢會勘七邑之  
憲臺陳之查小清河除新城高苑博興四十餘里乾河淤  
塞其餘現在疏通不議外各縣之湖泊所以不耕不稅者  
原爲一線河身不能容萬壑奔騰之水故留此巨浸以待  
盈科後進此酈道元水經所以於高博之間有平州清之  
一注也如鄒平之滸山泊長山之駕鴨灣白雲湖新城之  
沙泊博興之麻大湖會城泊皆古之所謂潛也今居民



無知貪種無糧之地往往偷開缺口以待其涸咫尺鄰境視同秦越至於羣山之水必由南岍入河折而東行乃自然之理勢今一遇汛期不俟終日即偷開北岍直冲四漫上决則下淤下淤則上愈决淤决相乘水不由故道則河身漸逼而患遂不可彌矣今將章坵之萬家口原築滾水壩增高一尺則上流愈蓄而下流愈緩使澣山泊之水平則章坵之東鄒平之西可無患矣鄒平之對門口長山之郭家口堅堵北岍則沙河白條朱龍之水由南岍歸河下接陶唐一分於月河一分於小清河與駕鴨灣白雲河衆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三

水皆平則鄒平之東北長山之西北可無患矣新城高苑接界之軍張開宜改爲滾水壩較南面之桑公堤可低二尺使泊內之水不得逆汎夫然後漫行暢流則高苑博興樂安皆不爲患軍張開之南岍急宜堵塞以護新壩月河出口向北直冲急宜順勢以便東流自軍張開至博興之關上莊四十餘里之乾河急宜疏通爲新城迤西之去路由滾水壩入支脉溝者十之三由乾河而入博興境內者十之四濰澤於青沙泊者十之三則新城之十三莊高苑之東西南三面博興之西南可無患矣博興之官漏口逮



家口急宜堵塞則障水東流不得北連支脉溝以致汎濫支脉溝之錦秋湖受源於軍張開口今改爲滾水壩則博興之迤城西面皆可無患樂安爲衆水之滙合入海之門戶自毛家道口至淄河門共計二百餘里面寬四丈六丈不等河身深一丈三四尺不等水勢暢流毋庸議濬惟支脉溝之寬濶稍淤塞八十餘丈疏深五尺自可會小清河而暢流入海其各縣之殘缺小口勸諭附近居民沿途就近修築再循河兩岸一切水草蒿蓼蒲葦以及跨河木橋多樹椿柱土橋束堤雁翅橫隴零星計筭皆爲河患另置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七

官渡設立河長分段管押地方官不時查察每年於霜降後出具堤岸堅固河身暢流甘結申報以候委勘則小清河永無淤塞而七邑之安濶有慶矣今估計鄒平之對門口長山之郭家口新城之月河口新城高苑連界之乾河軍張開之滾水壩博興之逯家口官漏口除各縣自備公費木椿不議外共計五縣應行開濬之處計土方拾壹萬叁千叁百陸拾陸方貳分每方工銀柒分共銀柒千玖百叁拾伍兩陸錢叁分肆釐除逐丈尺修造清冊呈核外理會具詳再自博興之灣頭莊至柳橋共四十餘里河而寬



四五丈不等河身深一丈五六尺不等河岸高三四尺不  
等現在暢流自柳橋至樂安之草橋共五十一里地居窪  
下在春水平伏之時可以東滙於樂安之石村湖西注於  
博興之錦秋湖可種可耕二麥可期若至秋水汎濫即使  
數倍河身亦不能容四面汪洋之水是修之無可修也幸  
去海甚近可以漸退自草橋至丁家莊自丁家莊至馬家  
樓共五十七里現在深道雖水平兩岨蒿藕蘆蒲居民實  
以爲利自馬家樓至淄河門共六十七里瀕海不毛毋庸  
置議者也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三

第二詳

雍正九年十一月詳

查得議修章丘縣等小清河一案原據現在河身堵其殘  
缺疏其淤滯使不得旁流散漫有害民田復將沿河之湖  
泊查清舊址爲歸巢固水以分河身之所不能容上下相  
通彼此獲益發源於章丘滙歸於樂安而入海所以章邱  
萬家口之滾水壩不加高一尺則下流激迅利於章邱而  
不利於鄒平鄒平之對門口不議堵塞則沙河之水穿過  
小清河而鄒平獨受其害長山之郭家下不議堵塞則白  
濰河朱龍河直灌長山之西北利於鄒平而不利於長山



高苑之軍張閘不改爲滾水壩則利於新城十三莊而不  
利於高苑博興樂安新城之月河口不改順東行則新城  
迤西之水直向北冲泊水復助其勢而滾水壩不可保矣  
新城高苑連界之乾河不議疏通則新城以上之沙河白  
條河朱龍河范陽河孝婦河鄭黃溝澇淄河無歸海之去  
路博興之官漏口遼家口不議堵塞則麻大湖會城泊受  
烏龍漢葵二河之水門戶大開並無關鎖則博興樂安均  
受其害矣樂安之寬濶稍卽支脉溝之竟委也一受軍張  
閘之分流再受錦秋湖之積注以及沿溝一帶之坡水不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无

議挖深則不能會小清而暢洩

早職

等不揣鄙陋謬呈管

見是否妥協前詳在案至於責成修防使一勞而永遠仰  
見

憲慮周詳無微不至竊思沿河居民私心貪利在河岍之  
南者將兩岍重開直冲鄰邑是圖涸盡湖泊則無糧之地  
私耕獲利也在河岍之北者恃其地勢稍高不無因勢利  
導挖開零星缺口使引水以灌稻田也總因愚民知識短  
淺惟利是圖而地方官又無責成則利害漠不關心卽被  
害之莊三五成羣防守偷決而盜決甚易防決甚難一不



防而頓成溝壑遂有防之不勝其防者無知愚民誅之不可勝也

早職

等會議得如某口決開利於某莊計莊若

干再開某莊之戶若干擇令河長曉明條約有偷開決口卽令各莊圖利之居民立時修築若係鄰縣居民詳請關拘則民知偷開決口適以自害縱有頑梗無知不遵禁約而老成明白者亦必互相稽查恐致貽累修工不能置身於事外則彼此維持互相儆戒庶幾一勞永逸可底安瀾也但每逢夏末秋初天雨連綿山水一時齊漲卽數倍河身不能容萬壑千山之水是以秋收不保無虞而冬水涸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三

伏春雨時若咸循故道順流東行則沿河一帶地畝可耕可種二麥可期所以詳請

憲恩動帑興工是於無可措置之中儘力救援得收二麥則有濟蒼生誠非淺鮮也倘逢大雨連綿山水瀑漲如雍正八年秋禾被水卽長江大湖不免汎溢此係儲蓄後服又非

早職

等所能逆料也至所堵之決口所疏之河身俱

是現成故道不礙尺寸田廬民舍毫無干碍估計土方拾壹萬叁千叁百陸拾陸方貳分每方工銀柒分共銀柒千八百叁拾伍兩陸錢叁分肆釐寔係丈量精算不敢少藉



浮冒 卑職 等忝膺民社切分痼瘼幸蒙

皇恩廣被

憲德周詳無不摩頂放踵願圖報稱如章邱縣之捐修滾水壩樂安縣之捐挖寬濶稍鄒平等五縣之捐備木椿均是感激由中並非強飭今奉

飭查事理擬合會詳

華牙帖市稅議

知縣 李方膺

牙帖雜稅亦國課所關也然國家定賦原有常經而父母斯民分宜體恤樂邑應納課程者二十一行不應納課程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三

者四十五行且從前換帖陋規多至四百餘金夫有賄於官則必有刻取於民其為民也斗粟尺布之經營簞食豆羹之利息多積一錢則俯仰有賴多費一錢則力作徒勞為民父母者務惟庶民是子忍以零星索取暗瘠百姓乎雍正七年勒石署前備載已革未革各條用以杜夫後之濫徵者

已革

- 小猪行
- 錢行
- 羊毛行
- 麻繩行
- 皮行
- 木炭行
- 柴行
- 故衣行
- 魚行
- 雜貨行
- 硝行



葛背線行	東王莊集	東寨集	佛王集	新莊集	五村集	張家莊集	杜家集	石村集	寨里集	北關集	華業行
葛背線行	張郭集	油店	宋王莊集	王鎮集	孟家集	張淡集	榆林集	大張集	油店	大張集	簾篋行
	楊家廟集	張郭集	草橋集	韓家橋集	李西集	李家橋集	楊家廟集	東王莊集	張郭集	東王莊集	
	李家橋集	張郭集	花官集	韓家橋集	北西集	李家橋集	楊家廟集	張郭集	張郭集	東王莊集	
	韓家橋集	張郭集	陡阿集	尚家道口	繆家道口	燕兒口集	燕兒口集	燕兒口集	燕兒口集	燕兒口集	

未革

斗行	牛驢行	絲絹行
布行	花行	木行
燒紙行		
灰炭行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又三

小張集	黃坵集	大王橋集
馬頭集	疙疸集	蓮花店集
顏徐店集	牛家莊集	張家店集
散水集	碑寺口集	辛店集
前張家		
莊集		

記銘

衛尹重建鼓樓記

御史濟韓備  
南人

夫君子興作蓋不獲已焉魯新作南門春秋譏之以其可已也允協時宜奢儉適中政有藉民不勞是惟無作作則君子與之矣益都屬曰樂安地僻民夥訟獄滋殖煩於劇公宇誠不暇恤泰定之元達魯花赤海申葺廳事三年



冬平陽府公思溫繇昌邑簿最績陞尹茲邑令行政孚聞  
與僚屬議出俸金改作大姓張居敬王仲允程福高陶房  
仁李真輩喜曰明府及此邑人利也願輸材陶甃相助於  
是撤其前門仍舊基建重屋於其上周以危闌壓以文石  
華不至侈質無近俚俯瞰闔闔屹爲麗譙復置鼓節晨昏  
又剝退食堂十二楹增廳事兩傍室旣落成民曰懿哉是  
役庶力無假賢令私我也苟無以紀其歲月後其何知乃  
奉屬邑文學李希古狀請書於石公宇完繕非以美觀臨  
民布政實由此出圯陋而修顧可少後然令者所以寄民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社也使遁者還愁者懌宿弊以艾藏奸以摘丞嘗婚嫁懽  
相往來固宜光簡策勒金石今衛公蒞事僅朞財力未拓  
而民人欲令一邑之善豈非不獲已而順時益政也歟他  
時政成俗易遐邇取法予雖寡昧猶能爲公大書之

元綦封公墓碑

翰林學士

王磐

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宣尉使綦公托其門下士鹽判郭鵬  
南學錄薛守正二人來京致書翰林學士王磐其大畧云  
公直起身農畝才能不逮中人早從民長備戎行數十年  
間致位通顯子孫興盛門戶昌榮自顧僇庸何以得此是



皆祖先積累陰德不享其報鍾其餘慶於不肖之身耳今也思親不見報德無由雖有萬鍾之祿三牲之養亦無以盡其孝心矣惟是發揮潛德刻之金石光賁松楸昭示來世者願以爲托予衰病乏筆硯力辭不可得按行狀蔡氏世爲益都樂安人自元帥而上可知其名者蓋兩世祖諱文妣楊氏父諱旺妣劉氏孝友仁慈累世相承以農爲業資產富厚樂賑施爲鄉里所敬愛金季國勢窘蹙時有橫歛於民貧不能供者輒拘繫榜掠之祖府君嘆曰事勢至此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乃發倉粟百餘斛給散里中貧者

助其輸納祖府君嘗夜寢室中有物動於床下呼燈視之一偷兒從床下匍匐出惶懼拜伏求府君語之曰勿怖汝非爲盜者蓋爲饑寒所逼耳卽取錢帛遣之送至大門外偷兒拜謝去府君亦未嘗語里中人兵亂之餘河朔饑饉餓莩滿野父府君發藏粟命家眷搗爲糜粥以濟饑民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嘗有鄉人鬪爭相擊誤以僵仆遂死者法當償命父府君哀其家貧且有老母遂捐家財以奉苦主爲其人贖得免死父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妣劉先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二人長曰公直次曰方直資性倜儻便



習弓馬今居管庫之任公直卽元帥公也明敏剛毅膽智  
過人年十七八爲縣吏以廉幹爲令所知二十餘改隸軍  
籍從事江浙間能以智謀勇敢服僭輩莫敢與爲等彝不  
數年擢爲馬步諸軍鎮撫都彈壓城壁樓櫓戰船守禦之  
具軍中一切繁劇事務悉皆掌之靡不辦集後以病起后  
閑者六七年至元五年本路委勸農桑公爲立藝桑育蠶  
之法民獲利增倍改監辦寧海等處課程事凡細碎擾民  
者公悉罷之民大爲便瀕海地里荒遠有虎爲民害公親  
挾弓矢求虎射殺之東州士大夫多爲歌詩以誇詠其事

十年奉朝命詣高麗國督造戰艦功最授荆南招討使公  
到任治軍有法恩威兼著百姓爲立德政碑比還吉顛等  
處愚民有叛亂者官遣人招之猶曰還我綦招討來我輩  
自不反是歲歸覲上顧遇甚厚授招勇大將軍賜佩金虎  
符充管軍萬戶仍擬一子佩元帶金虎符充招討使公辭  
以其未堪軍旅之事今臣父年老願乞一子以微職居家  
代臣侍養臣得專心竭力疆場無憾矣聖心惻然憫其孝  
而嘉其忠特命其長子授敦武校尉充樂安令仍不遷移  
西夏地羗戎雜居叛服不常公受命屯田鎮守數年號令



嚴明賞罰必信軍民相安農戰並修安西王嘉其能屢有  
賜賞十八年復被召赴上都授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宣尉  
使鎮守西邊仍授第二子懷遠大將軍佩虎符充萬戶領  
其父沅管軍營事及陞辭日上問及公家事公云父歿五  
年未及奔喪餘無所陳上乃聽公歸家給假一月道經濟  
南遂用朝所賜物於山東轉運使代納樂安合縣軍民二  
年酒課稅河泊等課元寶楮幣五十餘緡又與本縣民代  
納欠少差發仍散錢物以濟貧民居鰥不能娶者爲出聘  
財禮以成之及過門不入家徑赴先壙號哭盡哀然後歸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至其家以舊墳塋地頗隘遂於祖塋之北買鄰田十畝以  
增廣之自曾祖祖父以下各依尊卑位次安塋訖嗚呼古  
人有言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若元帥  
蔡公者生則致其榮養歿則極其悲哀以舊墳頗隘則增  
大而新之旣增大而新之又發揮潛德勒銘豐碑昭示後  
世以爲不朽之計其於當大事之言蓋庶幾矣元帥子男  
四人曰泰樂安縣尹曰晉管軍萬戶曰升曰渙未仕女三  
人長適管軍總官劉禹餘幼在室方直子男三人曰謙曰  
益曰節女三人俱幼銘曰山石蘊玉草木輝光淵深藏珠



川容媚長樂安綦氏爰處其鄉孝友仁慈化及一方積之  
既厚發之必昌篤生賢子爲國忠良智謀英果剷禍除殃  
仁心惻憫裨致時康權位尊崇祿厚財豐雙親往矣誰與  
同榮樹欲安寧風枝不停昔人悲嘆今古同情書札殷勤  
千里求文勒之貞石用賁丘墳我作銘詩語無研姿按其  
行實直寫忱辭春秋霜落以慰孝子無窮之思

重建鐘樓記

明洪武十一年  
儒學訓導高炳

洪武丙辰秋七月廬陵一溪謝公由鄉貢進士任孟津邑  
丞入覲帝廷考績居本邑最遂陞知青州府樂安縣事越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明年政成迺修宣聖廟建兩廡飾聖賢像增廣學堂泊三  
皇殿宇輪奐一新又明年起龍祠於龍丘累禱輒有異應  
民遂豐贍邑舊有三尹廟復增修之因闕地於城之西北  
陬見古巨鐘一懸仆偃在地公慨然曰是始作者功亦不  
細奈何使有用之器淪委於此豈可乎乃昇置於通衢之  
右遂敦諭耆舊勸率人民築臺以置其上構樓以庇其下  
民懽趨事不閱月而告成邑老綦祥卿甫等揖謂予曰吾  
邑賢侯下車之日不任苛察政尚清簡慈祥豈弟洞達民  
情故爲政無赫赫之聲然於事之叢脞繁夥紛結齟齬而



難於爲力者皆不施鞭朴悉皆見輯焉非侯之才德優厚以傳飾吏而敏於政者能若是乎迄今已幾三載服勤王事罔有間息修舉廢墮巨細靡遺近而壇場公館遠而驛傳申明亭與夫城樓迎曠仰德西城罔不銳意精思鼎新增飾今茲樓也雖藉民力而民皆相與樂成蓋侯之德化洽於人心而民之感德趨事赴功不自知其畚鍤之爲勞也子盍爲我記之刻諸堅珉以示不朽幸勿拒焉愚應之曰夫鐘鼓者所以明號令戒昏曉也矧律有外郡城鎮凡遇夜禁暮鐘已靜曉鐘未動違者坐如律之文今是樓之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建屹然中峙凌空翬飛大音飄飄聲聞遠近使人人晨昏審聽而發儆省是誠政教之一端也其視竊位縻祿苟延歲月務姑息以徼虛譽者大有逕庭今君等美邑侯之善政請文諸石貽於永久尤見夫心悅誠服之實是亦甘棠遺愛之意固可書也已予奚辭故撫其言以爲之記

重修學宮記

明洪武二十二年

皇帝以神武混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卽位初以洪武建元首嚴祀事遣使詣闕里潔牲幣展誠敬祭宣聖於林墓廟庭崇盛典也於時下詔頒天下凡內外郡邑殿宇



學宮務加修飾有司承順睿旨咸殫心力以盡厥職或仍舊貫以應故事三年秋中以鄉貢中選釋褐孟津丞考滿入覲遂擢知青州府樂安縣事視篆之始謹滌心慮宿齋戒處謁清廟奠薦畢迺竦瞻仰盤薄久之所謂正殿兩廡陞甬堂齋泊聖賢遺像歷年旣久風日斯燼俱各棟宇頽頹丹青漫滅中惕然於懷惶汗浹背奮欲修葺適縣事倥惚未遑也越明年公務少暇民物阜康於是掄材選甃僦匠鳩工拯殿宇之傾頽完陞甬之圯毀堂齋之卑隘者廓之聖像之漫滅者飾之繚以周垣置以射圃載經載營創

兩閱月而功訖於戲中惟夫子之道昭如日星亘古今而不泯昔謂功蓋天下明並日月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誠不誣矣二帝三王之道因夫子之道大而明又何以加焉欽惟皇上戢武修文內而國學盡培養之道外而郡邑嚴程督之功蓋欲冀俊彥之挺生期人材之輩出以輔我皇明承平之治也中叨任茲邑夙夜兢兢敢不祇奉德音以盡夫興舉勉勵之職也哉所願師生訓誨肄習各盡迺職不惟上不負聖天子興學之美意諸生蓄器以待用他日施於有政亦不負平昔之所學也功成廟告書此以紀歲



月云

重建廳事記

明正德五年知縣 狄 惠

青州古禹貢之域自兩漢晉隋唐曰千乘曰樂安屢更其  
置迨宋因之金改樂安屬益都府元屬益都路至我朝太  
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改益都路爲青州府本縣仍屬焉舊  
基在城之西北隅洪武元年知縣趙復依公署圖式建之  
歲久敝甚正統間廬江高軒來知邑事重葺欲大其制因  
循弗克舉天順五年孟夏三日予調宰斯土視篆未幾政  
暇裴回周覽謂僚佐曰規模粗立豈百里觀瞻之地今德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四

音渙頌加以時和歲稔民力少舒興建之功其可後乎二  
尹杜君曰鳩集工材已久時令同事余諾遂肇工於是年  
首夏四月吉日落成於是年孟冬十月外環崇垣前建儀  
門門內東西建司房中爲治事正廳廳後有川堂藏修之  
所左爲蓮幕公廨右爲龍亭帑庫建吏舍徙總舖凡所增  
益者大過於古猶未以爲然復改學門街道塑梓潼廟像  
崇明倫堂堂後有軒置會膳堂祭血庫由是規制內外大  
備黟聖髹彤焜耀堅好微二尹鄧州杜公知判簿滑縣王  
公中幕賓滎河范公恭無以成其始微予藉工孰克成其



終然士之學古入官宜其爲政知所本如此奚不鑿諸石俾後人有所考焉故不自揣姑贅一辭以記

射圃記

明正德十  
年教諭 嚴 蓋

樂安縣儒學之東有射圃遺址雖存荒蕪淺狹亭堦湮毀前歷數尹莫有謀爲者壬申歲賢侯固安張公宗德由京闈進士來知樂安始下車禮謁聖賢進誨諸生環視殿廡文昌祠櫺星戟門堂齋舍號荒落凋敝不堪瞻處卽鳩工掄材重加修葺黝堊丹漆輪奐維新櫺星前學門裏砌立巨屏昂麗足觀觀射圃咨嗟陵彝掣肘未便乙亥春督學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聖

陳公移檄郡邑令修射圃置射器習演射禮侯慨然卽經營之計丈數議遠邇命力役平高下填塞坑坎充拓寬敞北建觀德亭南建橋門崇階峻級高築周垣植樹於墻下設屏於門前民悅工集閱月落成置射器弓矢決拾福豐鹿中之類咸具造樂器若鐘磬鼗瑟笙簫之屬盡美曉暢乎射禮郭生錫也嫻熟乎射灑宋生玉也其攝遵賓主事迨司馬樂正諸司百執事咸彬彬佳士也識者以爲古道可復然圃成器備觀德有日教諭扶臺嚴蓋諭於衆曰靈

哉而詠之詩泮宮成而樂之歌况射圃成可無以紀之



乎趙生九臯等僉曰當遂請予記予惟射所以觀德也稽之于經可見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凡射必有偶及物以射而樂作觀其內志正外體直容比于禮節比于樂中之必多斯爲有德者唐虞侯以明撻以記化乎頑讒之道也侯蓋提調以詩書陶鎔士類承檄文以君子期待後學諸子可不勉哉

荆修磚城記

陳 濂

萬曆壬辰王公以名進士尹樂邑剔蠹修廢百務具釐市野蒸蒸歌豈弟也則屬諸耆老曰若等知設險守國一勞

永逸之義乎樂固巖邑古稱轂擊肩摩之地而延堞葺櫓舊則覆土爾間者歲稍不登縣官至爲發倉煮糜期相存活而二三不逞子弟群聚而起白晝攫市嚮非仗三民彈壓之幾釀叵測今倭人匪茹介在東偏所在繕城浚濠申飭日恭渤海距樂僅百里委土卑址何以域民易土以磚增卑而崇畚鍤供役雖倍於昔若十年爲計則朝苴夕補較磚城之費糜於不可知且使耆父老歲歲率子弟於城也吾乘時而動酌用而賦均力而役三載版築百年保障勞逸利害衡之不啻什百矣豈其異懦自保無受勞府怨



而以彼易此者哉是役也起於萬曆二十三年三月竣於  
二十五年四月城週九里有奇高二丈四尺基廣一丈樓  
櫓修魏雉堞聳赫隍塹塹滌帶蓋前所未有焉以報臺使者  
咸才公嘉丕績云陳濂曰余維長吏動衆之難也百姓恬  
於苟安駭於創始輕爲之賦而彼重之急爲之期而彼緩  
之不者謂時絀舉羸嗷嗷然怨口之不可任也長吏援以  
拱手秩滿則傳舍視之爾公執信布義不愆於素而慮事  
程王各貞厥度卽議以四載分城四面乃負携輸將若恐  
失公於旣去者甫三期而告竣樂之民固興於子來之風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哉公有以信其心也公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公名國翼  
遵化人今遷南計部勲業駸駸茲其發礪地爾

重修學廟記

禮部尚書

馮

琦

蓋不佞奉校士之命於京闈也侯以春秋當於取高第戊  
戌成進士遂尹茲邑予方里居數過而問治焉治效烹鮮  
率以不擾爲孳孳侯有味乎其言首清淨而謝紛更改歲  
視學博士弟子趨進曰夫以歲月之滋深而燥濕之不時  
也學宮就頽明公能無意乎小子乎侯曰唯唯胥後令又  
改歲視學博士弟子復進曰夫以歲月之滋深而燥濕之



不時也學類日甚明公能無意乎小子乎侯曰唯唯胥後  
令三歲而多士之請也益力明公終無意乎小子乎而是  
先聖先賢之所棲也士夫群黎之所觀瞻也往來行輶之  
所趨謁也剪焉不治奈何侯曰否否衣不敝不新成則圖  
終之難不一勞不永逸則圖始之難要以善始善終願與  
多士議廟制肇於宋更於金元而維新於聖朝其在成弘  
正嘉之際人文焜耀或剋南宮或步西臺自巳卯以至於  
今纔一而已夫人之傑地之靈也昔何蒸蒸今何寥寥多  
士潛心無罪歲凶而孕秀無自夫豈多士之咎其地當議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器

規制與經始兩相爲用必規制定而後經始行策之上也  
前此而加意學事者或補其陋或塞其隙目睫之計也悖  
也未幾而剝落如故從此而載葺之徒勤民於學也悖之  
悖也其制當議葺爾小邑三歲成城再歲軍興水滂繼之  
蝗螟爲災萬口嗷嗷不有終日而徵輸權稅罔敢後時力  
詘舉羸如不勝何其民力當議多士休矣予有以辦之矣  
歲之壬寅乃詔多士而語之議地則右隆而左窪當增其  
所未備議制則先外而後內當置其所未有議民力則緩  
三年而用之庶可以勞而不怨於是首事于東南隅築之



以臺因其舊址而崇之而構亭其上甃以磚石四圍睥睨望之巍如若龍首然馳道通之夾植楊柳樹屏於衢之南而規爲月池於屏下左建一坊以當東路右建一坊以當西路列柵坊內以禦往來已而撤櫺星門而一新之已而撤儀門兩廡而一新之已而撤大殿而一新之已而撤明倫堂敬一亭并兩齋而一新之無論二百年來其所缺焉而未有著於此創建之其所修焉而未備者於此增飾之而廻合周匝極一代之制宏肆壯麗盡一時之觀因地之利盡人之能紆民之力一舉而三善備矣屹然大觀也哉

愚聞之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盈虛消息天之運也盛衰屈伸人之常也稽之天時是剝而必復之候揆之人事有窮而復通之機邑古千乘地漢代兒以文學歐以經術表見於世彼一時也明興則有骨鯁之臣鴻博之儒相爲後先此一時也多士誦法孔子無遜前賢千載一時其惟今日人定勝天固非虛語以人勝天多士能無汲汲哉故登臺則有高山仰止之思入門則有羹牆在念之意升堂則敬業樂群交相砥礪入室則富有日新以臻盛美是在多士是在今日近之衣鉢於先達遠之箕裘於漢儒務俾



寥寥者蒸蒸夫非建學意與孝廉蔣君與予肺腑備述其事以道予于是乎書之侯姓孟氏名楠大名之濬縣人

草橋路石橋記

工部尚書 鍾羽正

夫拯一方之患建不朽之工毅然捐重費以濟人而毫無吝色此其擔當措置必有大過人者甚非庸俗鄙薄者所窺測也庸俗者守困屢握囊篋便于已則圖之視蒸人辱于泥塗若秦越然一足一手且將吝惜矧能慷慨揮霍拯大患建大工哉予嘗思一弘邁士不可得乃今于千乘李公見之千乘者吾郡名邑也北有草橋去邑二十里爲登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巽

萊燕薊通津每夏秋潔水泛溢行旅車徒提携負戴方舟屬揭濡溺憂虞莫不疾首嘆曰安得大度仁人爲橋濟此者乎鄉三老計工甚鉅非數千金不可卽旦夕奔走募化何能猝辦以故因循未舉大叅李公過而憫之慨然曰是不足憂三老不佞忝簪紳竊升斗祿兼力田所積藪爾不腆靡敢自私試罄囊以就橋工庶有濟乎于是鳩工庀材陶灰輦石相好岸築基壩爲石橋二長十三丈寬丈有六尺高堅廣濶虹跨虬蟠鼉蹲鼈負南北過者如履坦途無病涉者詢知公所建成祝之曰此李公橋也自癸酉三月



十九日啟工至七月四日告竣凡費三千餘金皆出自  
中不外募公之大施設大擔當無少憾吝豈尋常  
齷齪鄙薄者所窺測哉公家世令德自封公施仁  
獨行著于郡史公秉彝天植居官執憲不吐剛茹柔有回  
瀾砥柱之節執親之喪齊衰廬墓於鄉黨寬慈仁饑者食  
之寒者衣之疾病施藥餌回生甚衆捨棺掩骼遠邇頌德  
公春秋未艾令得柄用正直忠厚爲世津梁捐上益下民  
悅無疆功德所積福祉駢集子孫修業奕世康濟顯榮豈  
特一橋之頌已耶予老諄八十所矣久不搦管嘉公之德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碑

因鄉耆固請依行者所請遂名之曰李公橋而爲之記

孫三錫贈族義田碑記

本縣令鮑鳳仞

族之名何昉乎昉于服也服以內服以外繩繩蟄蟄以似  
以續按譜而索之譜各有系循名而考之名各有稱推而  
遠之何人也引而近之卽我也亦非我也實吾祖吾宗所  
分形而共氣離裏而屬毛者也譬之水千流萬派猶一源  
也譬之木千霄拂雲猶一本也然則夫人而不于原本之  
是務也夫人而必于原本之是務也將得不爲至孝人乎  
嗟嗟至今日而求爲至孝人者舍孫生三錫又誰是孫



生孝行卓冠古今諸如事親冬月禱魚出爨下親沒廬居  
茹淡絕五味十二年至性絕誠事載傳紀者未易更僕數  
行將上徵 宸聰靈書褒美且旦暮下不具贅獨是甫議  
建學旋商贖士義捐七里莊田地未已也復聚族而謀曰  
唯茲子任孰非吾祖若宗數十傳而及予者乃坐視其寒  
無襦饑無粟而不一援手救則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責  
也夫予幸節腹量口積有薄業盍舉族以公之則董家莊  
二百七十畝石家莊一百一十畝勞家莊七十畝杜家莊  
五十畝義田大地五百畝之設所由來也余于此不能無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吳

三嘆矣世風日下錐刻相煎諸如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  
取箕箒立而諍語彼豈獨非人者且至親如手足平居笑  
言讌讌絕不見憤心懍色遇小小索求輒怒起閱牆易面  
反舌如不相識卽父子兄弟之門而猶有情德矣况彼系  
出宗祧遠處疎族其不視而爲塗人角而爲胡越者幾何  
也今孫生獨不習見人之習于媮也義田設而緩急可以  
相恃矣寧復有長者嘆離居幼者嗟溝瘠乎而孝友之道  
敦見人之習于薄也義田設而彼此可以相周矣寧復有  
嫁娶而苦後時歲時而憂乏祀者乎而嫺睦之誼著見人



之狙于目曉而忘其遠圖也義田設而風施可垂示禍患  
可少免矣寧復見敗類之徒有所資而復爲惡孝秀之子  
有所藉而不日進于爲善者乎而忠義貞廉之俗成至是  
而上邇高曾下迨雲初雖云曠代儼若同堂家傳敦睦之  
風世守廉讓之訓百禩而下使子子孫孫莫不追而誦之  
曰非吾家某翁之良法美意有以垂後不至此以視夫身  
擁素衣列鼎鳴鍾摧戕同氣炫耀宗服卒之不一二傳爲  
高明鬼瞰或來盜賊之侮多藏厚亡徒供逸樂之資究其  
所得孰多孰寡誠必有能辦之者矣摠之孫生一至孝人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四

也無事不從本原起念觀其解衣推食真有不啻推心而  
置腹者若曰必如是而後有以安吾親安吾親而後可以  
告無忝于祖宗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孫生有焉若  
夫族人中有壞成法背遺言陰圖利已侵奪貽譏則余輩  
何難現宰官身而爲護法

孫氏修學兼贍田記

青州道  
副使 陳嘉善

嘗謂爲善於鄉樂施不倦人情亦優爲之然有始鮮終亦  
止圖其小者近者誰復計其大者遠者若乘邑孫生三錫  
則異是孫生者世業青緗力敦孝義規行矩步綽有古



哲之遺蹟焉其他周孤恤寡掩骼埋胔葺橋梁繕孔社種  
種燉行未可殫述獨其見學宮之頽廢毅然力任思所以  
鼎新之而又慮年遠歲湮未必不日就傾圮且顧此濟濟  
多士雖不以溫飽自期待然使家無斗筲而與鳴槩之在  
室能乎于是捐金一千五百兩有奇以修學宮復有男貢  
元孫弘銓廬江縣知縣孫弘喆儒童孫弘愚捐銀二百三  
十七兩六錢侄貢生孫希奭捐銀八兩五錢生員孫弘敬  
捐銀五百四十兩儒童孫弘燹孫士潔捐銀二百四十兩  
孫進士孫藩捐銀十二兩同捐者則有舉人劉毅志捐銀

十兩生員成其懋捐銀十兩用繼度支也本生復又義捐  
到壽光縣七里莊大地五百畝以贍士數月來計公議創  
建者則尊經閣圖書府翰墨林輪奐一新重修者則明倫  
堂西齋房東廡戟門櫺星門東西義路禮門各宦祠鄉賢  
祠前後各角門圍墻文昌閣奎星樓規模倍廓成工固昭  
昭人耳目間矣惟是捐膏田以贍庠士余有慮焉凡天下  
事興一利必有一害好義者爲之必有好事者從而壞之  
今茲贍士之舉有兩利也亦有二害也何言之田設而士  
之貧不能舉爨者衣不免鶉結者欲敦說詩禮而膏火無



資者咸于是乎給之矣邇來支狀纍纍將人人德孫生之推食解衣而復嘉興後進也利一田設而殿廡之摧剝垣園之塌裂塗暨丹黃歲無虛月使廟貌重新觀瞻永肅百世而下景行仰止孫生儼在利二若夫可慮者則一在豪強之影占阡連隴結有如繡錯萬一隣封遠隔世代曠邈土棍從中包攬陰爲侵蝕勢豪因而撓阻顯圖霸奪未可知一在胥役之中飽收藏出入其爲鼠雀也多矣間或有二鬻蠹謂是可罟而取也不肖之官吏又因以爲利朦混侵銷獎難枚舉或徵收有數侵耗無數或接收有人而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支領無人未可知一在當事之綜核夫綜核者悉索之漸也亦提繳之漸也在孫生慷慨好施雖不吝割膏腴之壤以膳貧婁亦可謂世守勿替耳而後人視之則曰此公田也公田則爲公帑公帑則有公費一時或嘆爲盛舉設數十年後保無藉口剔獎釐奸而牌檄紛紛漏卮難塞者乎甚之賠累不堪或盡捐以奉上亦未可知若此者皆名教之罪人鬻序之蠹賊也於

先師靈其殛之若孫生之百  
備美掀揭長嘯詫爲戴天履地竟不能等之人數猶其



後學惟恐一士不獲其所者鄉祭酒之事也護持善良誅  
鋤敗類能俾遺澤流風永傳奕世者良有司賢大夫之事  
也凡百君子尙其敬而聽余言是爲記

序傳

愚谷集序

刑部尙書王世貞

和長輿目潘安仁拙于用多多矣安所稱拙爲也蓋世貞  
嘗北游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老幼聞之  
金進鼓退坐起挫節旌旗之色益然益西乃有新秦之卒  
三千其騎組步如繡勒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一鼓卽卒然而陵之而未易敗也夫以萬人計而中精之  
三千足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  
固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爲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  
知其所由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爲文章號稱  
名家而斷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卽  
止大要不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畧而博綴緝而  
華者夫寧不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詞語體裁約之簡奧  
而指事類情各極其則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  
之李先生諱舜臣字茂欽號愚谷舉進士禮部第一常爲



吏部爲國子師爲太僕卿矣以彼其才輒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于官恬靜自好如其文云

愚谷集序

戶部右侍郎 周亮工

太僕公舊爲吾鄉學使者與空同爲二李坎坎鼓歌彭蠡之墟迄今未已也暨讀錢宗伯牧齋盧侍御德水所著書太僕公又與章邱中麓氏爲二李最後余宦廣固往來愚谷下因求太僕公所謂愚谷集卽覓段柯古書於臨淄南郊之邨不啻公邑人以其集來燈火危坐書卷迎人爽鳩之游不虛矣象先過吾署稱邑有三文君子兒內史寬任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太守昉太僕公兒內史著述不多見明堂三頌類碧光之紕彥昇浮沉人主駢麗自好王粲陳琳之靡靡者爾弁州謂太僕公固名手然體製纖小當永嘉盛氣舉朝推轂自愚谷公壽光劉君西橋逸事狀出天下咋舌文孰鉅于此遂授邑劉君毅志朱霞梓之

李署炯鑒錄序

御史 成 勇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民命之生死國祚之促延俱於是乎係刑而可以輕用乎哉刑不可以輕用則刑官不可以輕設邑獄決於令郡獄決於守省之獄決於臬



天下之獄決於大司寇則司李之設無乃贅乎曰非贅也  
外之司李猶內之廷尉蓋專主出不主入專主生不主殺  
此先王設李官意也後人不識此意不以司李爲恤刑之  
官而以司李爲用刑之官欲入是人也則必曰惟司李可  
以入之欲殺是人也則必曰惟司李可以殺之而爲司李  
者明知其人之可出不可入也恐其出之上以爲枉法亦  
姑從而入之矣明知其人之可生不可殺也恐其生之上  
以爲徇縱亦姑從而殺之矣抑思夫入者不可復出殺者  
不可復生行一念之殘刻以傷數人之性命借數人之性

命以全一已之功名忍乎哉且夫一已之功名究亦何能  
獨全也揣上意以定罪而意外之磨勘正多違人情以論  
囚而絕情之福澤必損寧惟功名不全室家因而淪喪者  
有之子孫因而滅絕者有之則何如定國爲廷尉以多陰  
德而大于氏之門歐陽讀爰書以求生路而與廬陵之胤  
乎吾故願爲刑官者慎之也雖然刑官之慎不慎其禍福  
止及于一人用刑官者之慎不慎其吉凶遂及于天下昔  
周公告成王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夫周  
官三百六十屬無人不可有惠民之政無人不可有福世之思



而長治之休徵何獨歸功於司寇卽周公又何必競競焉  
獨以司寇之式敬爲成王告也蓋天道好生而惡殺民情  
喜生而懼殺人主一念哀矜則人臣亦莫不哀矜無窮之  
生機動矣卽天命民心之所以永固人主一念殘忍則人  
臣亦莫不殘忍無窮之殺機伏矣卽天命民心之所以靡  
常此情理之必至者吾故願刑官慎之尤願用刑官者慎  
之也余初筮仕得饒州司李以艱去補開封再以艱去補  
歸德蒞任凡十二載其間大獄數百小獄數千每定一案  
必反覆推詳求其無憾於心而後止今循例報最蒙聖天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子崇召入都恭候考選閒居無事一時新進之選司李者  
咸向予問一言予曰我李官恤刑者也非用刑者也專主  
出不主入專主生不主殺得是意而存之其亦重念夫刑  
之不可以輕用也因取古今慈吏之所以得與酷吏之所  
以失者彙成一編人爲校評事爲論斷題曰李署炯鑒錄  
亦庶幾使後之人嘗存此不得已而用刑之心焉爾崇徵  
丁丑三月書於長安齋中

重立社倉序

邑人進士

連應鄭

古人經濟天下以實心行實政凡所以爲民之所者靡不



區畫周至可大可久是以百姓賴之而享其安全於不衰  
令其間少有不懇到不詳悉則雖法良意厚而民不得實  
其惠故周禮荒政十有二以備不虞備荒有政矣而必十  
焉有二者蓋愛民之至也宋朱文公社倉法大得荒政之  
旨其間條貫詳密施於民而民便之當日達之朝爰下其  
法於諸路幾幾乎天下受其賜於今悔庵孫先生舉行其  
法而又加詳焉凡本息支收多寡盈縮之制曲盡乎愛利  
斯人之心務使人實被而永賴之其法以八百石爲始歷  
數年而粟可益盈支可益廣其息初歲十之三再歲少半

之再歲又半之再歲又半之息累減而本仍日增蓋廣濟  
之術如此其周也其例豐歲平收之中歲量收之稍饑量  
捐之大饑盡捐之或盡捐其粟以活之蓋變通之計如此  
其全也其約不給無行之士及無藉之徒且大口不得過  
一石小口不得過五斗便于饑民而不使奸民得以射爲  
利益又厚爲之謀而曲爲之防如此也日夜講求區畫周  
至一旦而行之以實心達爲實政居然利溥于民而澤可  
永久鄭反覆詳玩乃嘆爲經濟如此真所謂切實弘通者  
也方今



聖天子恩詔內云官吏人等有能出粟活饑民千人以上者  
准如 詔乃先生斯舉先之不違後之奉若實符  
聖天子宵旰至意它日良大吏達之

宸聰俾下其法於諸道吾知盜息民安風醇俗美薄海內  
外咸頌仁人君子之澤而永享太平之慶者端在乎此矣  
豈偶然乎是爲序

訓蒙大意序

侍御成 勇

易之系曰乾以易則易知坤以簡則易從故觀乎乾坤則  
知聖人聖人者取法於乾坤者也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賢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人者取法於聖人者也豈天之生是使賢也聖也木之爲  
棊有斷焉者在革之爲鞠有梲焉者在人之爲聖賢也有  
教焉者在今試語人曰汝今人也乎哉周孔也程朱也則  
色然而喜又語人曰汝人也乎哉惡來也盜跖也則色然  
而怒繇是觀之人慕聖矣人慕賢矣通古今徧宇宙皆可  
聖矣皆可賢矣何千里而比肩者一賢百世而若接踵者  
一聖殆繇道學弗明立教者惑於蹊徑之多曲示之以煩  
且難故也煩則令人厭厭斯怠難則令人畏畏斯沮學不  
明則吾執吾說以爲正彼亦執彼說以爲正將奚從而



諸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繇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繇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繇諸適舜文周孔者爲正道不適舜文周孔者爲他道欲求道於舜文周孔經書已足欲求舜文周孔於經書程朱已足文清於是乎倡議河汾文成於是乎樹幟姚江及白沙也近溪也而皆以理學名相與羽翼乎程朱於千百載之上此數君子者或挺出西北或繼出東南而吾鄉寂無人焉余友孫君懷萬與兄伯氏奮然興曰道之源衍於洙泗洙泗吾鄉也更千百年而無人焉以繼吾恥之自束髮讀書聞程朱之學相樂也因而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相奉雖遊於制舉乎然其爲心惟程朱之學是務其兄伯氏業已發策決科爲當代名給諫道見於施行而彪炳於史冊矣孫君曰吾所以攻制舉者爲親老無以爲養地有兄在力足得甘毳旦夕供吾親矣吾其奈何做做焉仍從事於末技而不畢智竭慮以大闡吾道使薛王諸君子謂後之羽翼者竟難其人乎親沒矣廬墓六載矣遂築茅舍聚生徒以習教事教之以敦孝弟而崇禮讓曰無先文藝也教之以篤忠貞而重廉節曰無墮貪倭也教之以躬爲商心爲得曰無釣虛譽騰口說也於焉做小學之道法



採先儒之格言名爲言蒙大意余讀而善之曰是小學以後僅見之書也私以善吾一鄉一邑不可請傳而公之天下使後之學者讀小學而併讀是書不苦於入聖無門矣即未讀小學而專讀是書亦不苦於入聖無門矣所謂易知者有焉易從者有焉此孫君之意歟尤余欲孫君廣其傳之意歟

重刻近思錄紀事

孫三傑

余生七歲出就外傳授章句如嚼蠟然十五六從性理大全中睹所爲讀書之法爲學之方心隱隱動私計讀書祇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堯

以博功名取富貴恐聖賢成已成物之學似不如是及讀朱子所稱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數語思獲二書形之夢寐已未計借入春明於書肆得小學善本朝夕習誦紙做墨渝不忍釋手惟近思錄物色之幾二十年未得也丙子冬乃得之朱勉齋年友以示家季而季亦有兄心督諸子姪各自抄錄丁丑余携原本抵長安以伴客窓饑讀之則甘如蔗境寒讀之則暖如挾纊暑讀之則涼若濯風倦讀之則神清氣爽而魔軍退聽矣一日金水部伯玉徒步過訪見之喜曰是吾案頭物也日來正



欲得而讀之遂持去余乃知勉齋一片有心人亟欲廣吾道之傳輒不遠燕齊之路遣僮足往返二千里轉索之以應余求也是書也伯玉得之如逢故人余失之如別良友安知天下無同余兩人之好者謀之伯玉重梓之以公諸人人嗟乎道不遠人思則得之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余亦曰人而不讀小學近思錄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子節要仍別附之以見高忠憲公表章正學之意

孫孝子悔庵重刻同善會序

兵科給事中 孫三傑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卒

子輿氏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他日贊舜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三覆於斯不能無恍然也人無定聖在利則蹠善則舜心有何分別獨則利同則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同故也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同故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明其所謂同也曰學者先須識仁求其所謂同也千古聖賢只是有善無惡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風善哉乎錢啟新先生同善會所由起高景逸先生及陳幾亭所爲惓惓發明力行不怠者與夫人見利不輕則其向善必不勇鄒南



李先生之言曰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旨哉  
言乎如此潛心體認其於向善之路思過半矣吾家季弟  
懷萬夙具善根心經阿堵余乙丑通籍耻有介弟名徒步  
負笈入大澤下帷攻苦學殖而家落弗計也辛未得小學  
善本於巽亭李氏誦習不倦千里遺書於余謂小學洵做  
人榜樣作聖根本有世道人心之責者宜亟爲表章及觀  
近思錄一書則手自抄錄縱更余重爲梓行公諸人人其  
與人爲善之心蓋無觸不動無動不誠有如此者癸酉先  
君見背三載廬居未嘗見齒神魚出於甕下人以爲純孝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空

之應家季遜謝弗居庶幾無伐遺蹤焉歲在丁丑余率爾  
小草家季奉慈幃甘旨余不遑恤緯特取幾亭所刻同善  
會錄爲寄家季亦不迂我於乘障登陴之餘亟命諸剞劂  
氏謂正可藉此發明效死勿去之義以人和保地利也刻  
成寄余會人且 相加讀未終卷不覺躁心爲平憤心

爲釋矣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人無有不善善無有不同夫豈有性不善乃爾習移之  
也善者可移而不善不善者胡詎不可移而善乎人人不  
安於下愚不移則人人可與爲善人人同心爲善則比屋



庶幾可封雖謂我國家休明治化與時雍風動比隆可也  
日斯邁而月斯征尚各勉強爲善無令人謂我實舜言而  
躋行其可

重刻朱子節要序

兵科給事中 孫三傑

朱子在當年天下大迂人也朱子生平所講習討論天下  
大迂說也高忠憲公集朱子之書爲節要其事已近迂余  
復取其書而重梓之不又迂之迂耶然嘗讀其應詔封事  
極言講和有百害無一利願罷黜和議追還使人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使吾修政事之外了無一毫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空

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其甫  
登仕版謀國大畧已如此迂耶不迂耶惜有宋南渡後先  
秉軸者咸昧於斯義一隅偏安終不復振則秦檜王淮韓  
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之過而非講正心誠意者  
之過也節要一書總彷彿思錄闡道牖人功與周程張朱  
等其於封事特取修攘在先定計定計在罷和議二語俯  
仰今古嚴辨之朱子當年深憂遠慮非高忠憲公莫與識  
矣後之人惡聞理學因薄其經濟謂講正心誠意者有體  
無用余心痛之乃因重刻是編聊爲表章以見朱子之非



迂與尊者之並非迂也

孫孝子刻書序

兵部侍郎 成其範

憶昔己卯之歲先侍御與黃石齋同以諫武陵奪情達靜坐無事惟日讀易象與春秋時給諫孫公亦宦游長安一日石齋詢余曰松石郎中所讀何書余以近思錄對石齋曰與余兩人所讀同余曰先生所讀者易象家大人所讀者春秋其與近思錄也何云同石齋曰汝未之思耳易象六十四卦無非教人遏欲存理修吉悖凶之旨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不惟可該艮卦直可該全易矣春秋二百四十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二年冠以春王正月己儼然示人以尊王之思其間亂賊必刑僭竊必戒取義摛辭俱從人念慮萌動處着眼誅心之法孰有嚴於此者且近思錄中始以陰陽動靜之幾非其深於說易象乎反覆於善惡邪正之辨非其深於說春秋乎何弗云同因向先侍御曰吾不意與余兩人同志者劉念臺倪鴻寶諸君子外乃更有松石先侍御曰微獨松石松石之弟有悔庵者其潛心理學類松石而苦志孝行殆又過之石齋於是穆然思聳然起曰我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假年學易韋編三絕孝經一書原與易象春秋



相表裏人能苦志孝行則有吉無凶易象可不占有君子無小人春秋可不作是悔庵與余兩人所讀又同先侍御曰吾於此又有進矣近思錄者欲人之無越思也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敢有越思乎孝經近思錄分而讀之可合而讀之亦可矣亟命余兄弟志其事噫已卯距今二十餘年余兄弟蓋未嘗一息忘也今悔庵先生欲取孝經近思錄諸書梓之壹似重有感者余因嘆先生之理學視昔而益精先生之孝義視昔而益著先生之積慮操心視昔而益苦假令先侍御與石齋而在其爲欣賞爲表揚當必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齋

有視昔而益深者宜乎先生之重有感也是爲序

續修邑志序

歐陽焯

余旣梓舊誌成謀續焉僉謂邑前志自愚谷尚矣蔣孝廉輩以例改纂之今我侯文章治行系自廬陵煌煌巨編不啻愚谷而續孝廉輩爲也異哉所聞余曰不然語有之不有後勁毋慮前茅自癸卯至今六十年科目政績倍之前文苑武胄倍之前士大夫盛德大業焜耀宙合倍之前恭值



聖天子赫然式臨與寓內更始叢爾海邑將沾 新化焉余  
於孝廉輩志蓋欲別之匪僅續之也於是鄉紳孫三錫輩  
茂才唐生德音等踴躍襄厥事適浮玉織水兩李子家居  
男卒業李子辭再三余曰脫聽子辭儻有以福先寺故事  
責子者奈何既受事李子曰昔龍鬪馬出之陽仲父惕而  
修政朝夕必書茲邑爲栢寢於臨淄其近地也水旱灾祥  
損益得失昭然燭鑒余曰是宜署紀年志廣固之墟北流  
浩浩織水附焉合入獾口榮爲車馬之瀆今則異矣余曰  
是宜署河渠志冠之鞞鞞化而爲鷓馬之駢駢馴之爲駒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奎

余曰是宜署風俗志勾勾原隰勾股斯及紘紘繡版畫一  
斯製余曰是宜署戶口田賦志一命之褒自庭台肯之杖  
於國西陽之叢鬱鬱光華走集之賈附於東秦余曰是宜  
署地封耆碩藝文市廛志莪莪泮宮臯比之趨西門嘉績  
百世攸垂燦燦人群售於宗伯余曰是宜署學校秩官選  
舉志黃澤之謠熙矣鹿皮之惠百世其昌余曰是宜署名  
宦鄉賢志 北岡原自廣饒洋織愚谷支脉崇崇余曰是宜  
署丘墓志 日棠之歌社鼓其叢庇我乘人厥今不替余曰  
是宜署定績傳歐陽兒史之後儒術泯闕性道弗彰惟傳



齊成公絕學之績得自遺經白沙新建並爲一流余曰是宜署理學傳國是叢脞僉壬登朝其有亢昌言引大體循聲溢關右如孫給諫其人余曰是宜署諫臣傳臨淮忤璫昌黎守獨鎮南服官著績清白貽後孝廉恪共謙退長者之稱日以歸焉又曰白馬聲高樂亭長沙弗溺其職余曰是宜署事功傳鼎不柱車驥不走閭東臯王官谷遯跡已余曰是宜署卓行獨行傳河間元文奮功東陽劇國王猛建業咸原楚材晉用匪自今矣余曰是宜署外徙傳闕疑守殘儒者家法然信則補誣則正亦毅然所弗奪余曰是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奕

宜署補遺傳青陵之臺娥江之淚乘之女子是效是則余曰是宜署列女傳礦山之捷執訊獻馘用震師旅以啓其後余曰是宜署武胄傳著琬琰泐金石光榮之業昭於齊門自太拙懼堂以下取法焉余曰是宜署文苑傳賢而能善而動衆外媿程鵬內宗元晦斯可以砥末俗余曰是宜署孫封公建置紀事備矣余於是肅然起謂李子子先大夫少厲聖賢博載籍入仕版恪乃王家爭挺擊水西案廬太恭人墓次請懿跡章章已忠孝之歸乘人宗焉子先太守兄以鴈文繼愚谷以惠澤流江表以直聲徹郎署



著子先大夫曰藩臣傳太守公首事功傳中李子乃避席  
逡巡曰固也不敢請爾咸屬筆適遠方人以侍御公埋  
傳成公三世儒行傳亦續次至入其中而志成余不佞乃  
拜手而綴言曰嗚呼邑誌之役不綦艱哉然乘爲先博士  
司徒弓禡地余於乘竊有桑梓之意也語曰前修曠如後  
進悚如今隸在職方戶產人才余所有事也故不得已而  
謀梓人又念我先文忠公著唐書五代史廖氏譜善善長  
惡惡短之義直逼古史矣之奇輩尙有遺議矧余乎今以  
徃罪知之且聽之衆矣匪余所恤也已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魏帥萬傳

李九臯

魏一品字帥萬吾乘五邨人也善騎射好讀孫吳諸家書  
齡入武庠每試輒冠軍青州副使奇其才致之幕府嘗被  
桃花山賊初時賊甚盛公深入其中偶墜馬賊環射之不  
能傷卒奮力出圍還擊大敗之賊遂平自是副使益奇之  
欲奏公姓名於上授官公力辭乃止當崇徵末四方兵起  
盜賊乘機掠鄉邨莫敢與抗公慨然以爲憂由青州歸簡  
遠邨丁壯教以擊刺約以鳴鼓爲號緩急相救他處騷然  
遠邨獨寧已而探知大兵不日至公糾集二十餘邨人民



其保五邨繞邨挑塹壕深八尺許濶丈餘覆以席簿蓋以黃土邨口留夾道往來外人莫有知者伐樹編寨於塹內內復築土壘以爲蔽其應敵之法每人各執長矛大斧環列壘下至十人則有旗旗下炮一銃四監軍一除執旗者凡六人十旗置一大燾人與火器倍之遇村口處視大燾又倍之且懸威遠炮一以防敵人衝突中央則建一帥旗高數丈上置大斗人寓其中以望敵兵前後左右復建四大旗其高及帥旗之半每大旗下人約百餘各四旗人始足以當中央之數又設遊兵日夜巡視某處緊則分大隊

助之公坐於中央有稟事者傳而後進見必跪畏若神明莫敢仰視初敵至不爲動近則輒陷塹中不得出以故不敢輕攻是時城陷大軍乘勝東下圍邨數匝意在必破時有一口將開守者皆失色人報於公公至則連發三矢人皆應弦而倒敵始退公因厲聲曰吾昔以數百人破山賊數萬如風捲落葉所向無不披靡今敵雖衆吾有寨可據有人可守我在此汝等勿恐敢有亂動誼譁者斬衆志遂固公不時巡寨謂衆曰爾我父母妻子俱在寨內舍此更無容足之處各宜戮力防禦儻有疎失爾我項上之頭且



不保尙能保其父母妻子耶衆聞之無不奮志鼓氣誓以死守敵以勁弩射寨衆拒之良久炮銃藥幾盡大隊亦疲於奔救而敵勢益張公曰事急矣非挫動其大營不可於是覓善爲地道者約穿至其營下從中突出擊之出其不意敵人大驚移營里許公又令衆束草爲人被以紅衣各執大刀類關公狀乘夜遍豎寨內是夜月色微明敵人望之以爲神遂引去衆欲舉酒爲公壽公曰無庸吾方慮鄉寇從此滋熾耳未幾果有土賊萬餘犯五邨公從間道乞副使兵二百人擊之大創去自是賊聞公名者皆憚之不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究

敢正視五邨矣是舉也諸村之蒙生全者以萬數我朝定鼎後公春秋方富隱居不出惟日以訓子姪爲事絕口不言兵或有問及守邨事者則曰此神明默相我何力焉嗚呼以公之才使其得志爲國家致用當不在古名將下顧乃沉淪下土世無知其能者可不惜哉公有弟三人次一傑次一俊次一枝皆邑武庠而一傑輕財好義胆量過人守邨亦與有功公有子二人長居閣邑文庠次居泰邑武庠公之姪入武庠者三人居宰居正居敬是也惟葵酉武舉諱允武者射能左右中尤有乃伯之風皆公教誨之



方今公之孫謹飭自好論者謂公功德未艾後世必有發達者余不辭固陋而爲之傳

李九臯曰余讀明史至崇徵之末年天下蜂起郡縣破滅者不可勝數何有於區區邨落哉魏公帥萬以鄉兵數十百人抗大軍數萬旬有餘日鋒不少挫卒走敵人卽劉錡之守順昌無以過至於功成不伐佑啟後昆又何其彬彬君子也

雜詩

靈芝篇詠董永

魏陳思王  
曹植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其肥債家填門至不知何所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爲秉機

和李子儀承命賑千乘壽光被溺  
黃庶

鹽民汲利家海隅奔走末業田園蕪天意似遣陽侯驅捲水沃殺煎海爐怒濤百尺不及逋老幼十百其爲魚耕夫蠶婦來躄躄百金不易箔與鋤我公偃息哀其愚埋掩尸骸凋惇孤吾黨子儀馳赤駒口賫公惠人人噓日走百里嫌跌瞞不飲不食顏色癯去時萬樹如東枯回首綠暗紅紫疎寄詩百言舉其麤我愧安飽心如苴



行樂安卽事

明正德時  
青州知府

朱

鑑

日極風烟是水濱  
咨求民莫此郊巡  
縱橫有地皆成鹵  
遠近無人不是貧  
漫道汗邪能過望  
須知滄海亦揚塵  
封章何日煩天聽  
下邑應先雨露春

其二

獨木橋橫野水濱  
肩輿何事遠勞巡  
不毛尚苦頻年稅  
懸磬空嗟百室貧  
海若無潮真白壤  
天如不雨盡黃塵  
可堪二月無花柳  
踏遍孤村不見春

公署槐陰

原志八  
景詩

李舜臣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琴堂清楚簿書稀  
槐樹團陰退食時  
移上闌干遲度影  
鋪來墻砌亂交枝  
輕風屋角微微動  
斜日墻頭密密篩  
欲擬耳棠千載盛  
也須先把政平之

朝宗月色

長虹百尺跨東流  
明月當空避斗牛  
光滿一輪清映水  
色同萬里影涵秋  
謫仙尊裡平吞却  
江子樓頭獨占否  
倚遍闌干渾不寐  
恍疑雪夜欲乘舟

農亭春雨

省耕乘暇出郊坰  
習習東風馬足輕  
駐節白衣頭上合  
倚



銀竹眼邊明既沾既潤一犁足盈畝盈疇四望平多爲  
勤民賢令尹故教河伯兆秋成

兒家秋烟

秋郊孤冢漢儒阡翁仲荒涼鎖暮烟縹緲半空微帶雨氤  
氳四望欲連天斷碑字蝕苔痕古老樹枝枯蟻穴穿欲窵  
當年耕讀事好從青史覓遺編

齊霸盟臺

築臺當日費蒸炊衆志何曾畏簡書禮講諸侯成鷓聚義  
尊周室轉淪胥器盈仲父功猶在心怠威公業已踈下馬  
不堪頻吊古空餘五禁落邱墟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淄河釣浦

原志作晚釣

野岸縈紆野水寬斜陽影裏弄漁竿一鈎香餌細鱗美幾  
尺輕絲小白寒壯志不殊臨渭水清風何必在嚴灘興來  
換取前村酒爛醉無須避達官

北海晴波

青齊北去舊蓬瀛萬頃波光四望晴落日翻雲寒汝上輕  
風捲雪午潮生千村夜煖人皆足萬灶春回室已盈好在  
千勤管筴莫隨徐福海中行



西臯烟市

原志作西關

雞鳴茅屋曙光微西指烟關露未晞白粲負絲方入鎮青  
帘貰酒又開扉魚塩近市輕珠玉纂組尋常只每衣聞道  
司平今不稅有無相濟孰云非

送李二水監軍黔中

徐振芳

到日春光應未闌蠻花如錦映材官幾行征雁排雲度萬  
里孤臣掩淚看千騎弓刀當夜肅雙龍風雨過江寒不堪  
遙望三湘水雪浪如山尺素難

送愚東侄守荊州

李中行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領郡當名勝分符亦壯遊依違非我性倔彊已招尤於世  
既無濟眷身宜自謀蒼茫一回首迢遞起深憂

格言

第一訓

五世同居 鍾氏

氏

曰今一家數十人其初兄弟也其初一人也自一人而視  
數十人固以數十人之心為心自數十人視之能以一人  
之心為心乎是數十人者不以一人之心為心而各以其  
心為心貪心萌焉爭心起焉此居之所以不能同也是其  
無尊親之心也耶亦教之不嚴統之無法故爾誠統之以



法而教之復熾又何居之不可同而家之不克世也耶

二訓

曰天之生木也由本而幹由幹而枝由枝而葉祖猶本也  
父猶幹也子孫猶衆枝葉也五服之內是箇近枝五服之  
外是箇遠枝在自已身上看去雖有遠近若從祖宗身上  
推來實共一本只因忘却一本遂至休戚不相恤錢穀不  
相通或至相爭相仇相訟而不自止不知這箇爭訟仇不  
過爲分了箇你我便生出許多事來誠早自追思想到一  
本的去處服有隆殺情無親疏縱爭也是一本中自爭仇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書

也是一本中自仇訟也是一本中自訟爾等當於此處講  
得明白方可謂不忘其本

三訓

曰爾等業已同居固以長而賢者爲主舉家大小咸聽命  
焉要每年選子弟分任家事或督耕穫或治賓客或司出  
納凡田園邸舍所獲必盡儲之於庫計口授食量時給用  
一秉至公視其利而興之視其害而除之視其賢而佑之  
視其不肖而教之至於婦女必以紡織爲事動嫻禮儀縱  
有譖愬其惟勿聽



四訓

曰大凡居家要把困窮的時節常在心上斯爲上策若意得志滿於布帛菽粟視爲尋常件件要求精美物物要求鮮華顧了目前忘却後日顧了自己忘却子孫那得許多閒錢供爾妄費不消幾年定是淨了切思節儉二字乃傳家至寶豈可不遵雖然若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方得綿遠

五訓

有時爲人辱詈不可就責備他人天下事必非無因須當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低頭自想或是我有差處尤當想其所以來之故再想我所以處之之方不可便動性氣性氣一動禍立見矣我欲求勝乎彼彼又欲求勝乎我仇仇不已破家蕩產害及子孫俱是有的這怎麼是會享福的人能同居的人從來大忍大益小忍小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暫忍暫益常忍常益忍他一時讓他一步也就消釋了豈不是解厄的良方倘謂事有最難忍處不知惟不得乎處忍之方爾苟一惟自寬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見小爾將見不平化爲太平有事化爲無事矣樂就有大於此



者不見孔子微服顏子不校孟子之自反乎大聖大賢猶見若此何況中材以下者乎

### 六訓

曰人雖至愚是非之心誰獨無之如子弟們稍不循理或出言背謬或行事乖張必反覆化誨令其速改人莫難於知過更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倘爲驕爲橫罔有悛心則會衆以責之或終不能改則告於祖考而絕之亦不爲過

### 七訓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美

曰凡嫁女娶婦乃合二姓之好上以繼前人而下以延後嗣者也禮物之備固不可少一惟本分尋常量力而行之至一切金珠錦繡有之無益去之無損能遵訓言而禁之亦返樸還淳之一道也

### 八訓

曰喪葬乃慎終大事只依自然山向不可惑於堪輿浮議稱家之有無思親之嗜好循禮而行可謂孝矣今後停棺不得過三月凡一切浮屠優俳之類禁絕不得行至於違浮禮虛糜無益之費徒貽父母以不安卽非子孫之



錄則乘時致孝貴乎嚴而不欲其褻貴乎專而不欲其煩

### 九訓

曰大凡享家業而不能長久者豈曰天命使然哉實由子孫之不肖爾祖父家業不過從詩書勤儉中得來子孫享之徃徃忘却勤儉輕視詩書故其所以多衰門也諺云不肖子孫有三變第一變爲蚍蜉喫土謂其賣地土而食也第二變爲白蟻嚙木謂其賣房屋而食也第三變爲鯉魚喫鯢鮪謂其賣子女而食也甚且變爲豺狼變爲獾獾一家之中豈可有此子孫其由來皆從忘却勤儉輕視詩書以致流而三變爾等子孫可不慎哉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 十訓

我之子孫聽我諄諄千言萬語天理人心若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併所語爲何意者必非我之子孫也卽能解其語併能解其意而不能善繼善述見諸行事者亦非佳子孫也思日孜孜讀其訓於千百載之下而能想見祖父之心於千百載之上如一日焉如一本焉勿替家業永言同居是在爾等寧必待耳提而面命也哉

李方膺曰歐陽氏尙書之學見於章句此乘邑藝文之



祖也無庸復載見內史封禪頌及詞賦九篇亦見漢藝文志固人人鱗炙之彥昇著述備於文苑茲獨載其薦士一書得無吉光之片羽乎蓋欲係昉於樂之微意也有明之盛時近而可徵雲蒸霞蔚宜乎備矣而原續二志所載如蔣侍御暘之西巡奏議歸藏漫稿李太僕舜臣之戶部集符臺集經傳詩文共一十五種僅存其目而果行之於世與藏之於家亦未繫以一言惟成侍御勇孫寺丞三傑二公奏疏其後人猶克守之然亦存什一於千百而更拔其尤則冰霜

樂安縣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七

猶凜凜也所惜李大叅中行彪炳隆萬間如爭挺擊按水西直聲遠播而諫草已焚無從揆其餘藻至於傳記篇什之垂藉言以志事非曰傳其人也格言家訓則一道同風有厚望焉嗟乎陳思七步誰憐煮豆燃箕黃臺數言總惜摘瓜抱蔓古人立言自有微意然而楊惲南山之樂竟同燕唾空梁稚珪草堂之文不解鴻飛遵陸則張華五車機雲新語又豈足以輝山川而次梨棗乎此司馬氏所以嘆息於名山之藏也



重修縣志後序

吾邑之志自李愚谷創之于前李織壘續之於後迄今又六十餘年矣闕而未葺有誤傳聞蓋既無賢邑侯倡之於上又無文人士夫任之於下幾幾乎將成架漏矣余雖以半通之緇羈淹外邑每念邑志之不修未嘗不忤忤然歷久而難已也顧嘗論之愚谷之文簡嚴精粹足以信今而徵後不愧良史之才則王侯主之也織壘之作幾於漫矣而其事亦虛實相半不能不滋後人之議則歐陽侯主之也今卽有博洽能文之士欲從而修

樂安縣志

後序

之而賢侯不至莫適爲主亦無如何也及聞李侯來涖斯土愛民好士恤災救荒革弊除奸善政畢舉至如修理

聖廟移文昌閣創魁星樓事事皆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存以忠之心行無倦之政三年報最政通人和最後遂以修葺邑志爲去思之愛使邑之士大夫各抒聞見以徵事實而秉筆纂言出自心裁不假手於雕刻余雖去邑八年未嘗見侯之面亦未知侯之爲文然以吏治之才卜之知侯之文必簡其選事必嚴一切記載不純粹以精



不止也斯豈非吾邑之厚幸歟抑前此二次之修賢侯  
爲之主而邑人士爲之佐今李侯乃獨總其成而侯又  
適爲愚谷織紵之同宗是六十餘年之架漏必待李氏  
以成書豈真龍城風雅有數存於其間乎余雖不能親  
炙風徽效稽首之賀而樂志之有成且深愜余之素心  
也因適爲序之

邑舉人朔城縣教諭王存信西郊氏書



又序

邑侯李公以秀才擢優來尹茲土簿書鳴琴之暇倦倦以纂修邑志爲念始而單傳邑之縉紳學士令各舉所見各舉所聞取材不厭其富也繼而聚一邑之人士於明倫堂反覆推敲以人無間言爲準攷核不憚其精也稿已叙期將付之梓人適時當報績侯以政治考最擢爲莒大夫去矣邑之人咸引領焉而侯果又倦倦以有初鮮終爲懼由是上而星野下而疆界大之而公署學校兵防小之而物產藝文雜誌其間之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各以類聚亦以羣分汰者去之缺者修之墜者舉之遺者補之其心苦其義精其筆嚴是役也非第前之嘉言嫩行不致没于無傳且將使後之有志者聞風興起寧非鼓勵一邑之微權哉傳曰百世之師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是爲序

邑學生鍾源濟謹書



又序

余觀 邑侯李公誌意誌之成也有數焉邑誌始成化間厥後約六十年一續以天道之災祥人事之得失與夫忠臣義士科目烈節天每欲借前勵後故六十年布之簡篇以顯其奇夫豈偶然之故乎然前此之爲之也猶易 李侯之爲之也獨難稽沈侯創造以來纂修多由太僕才學勢分能備具也嗣是孟侯之修記稿則兩張博士筆削則蔣君孝廉卽至康熙丁未歐陽重訂而晦菴孫君能助雕工之費象先李公亦觀筆削之文均

樂安縣志

後序

四

屬易就今 李侯之爲斯舉也博採之輿論確訂之公餘蘊之以胸羅潤之以手澤爲款爲圖較從前而更析記人記事務纖悉之畢該縱其間不無刪繁就簡正訛改駁之處而正直可告天地肝腸可對古今所以正人心勵風俗闡微彰幽使後世聞知有自者端在於此此六十餘年僅見之盛舉屬在邑人能無感激哉 侯蒞任三載兩遇饑荒值大水氾濫之際出示撫恤請蠲請賑活億萬之生靈沙壓水湮詳錢糧之除豁事光史冊者未易更僕終不以簿書鞅掌之勞廢置纂修之大業



任內不及爲矣復帶之聖署壽諸梨棗以告厥成是善承天意也寧不可以黼黻休明乎贅言簡末非敢言文聊以誌不忘也云爾

邑後學張永熙謹跋



志跋

戊申秋予秉鐔千乘課士之暇披閱邑志自歐陽公後六十餘年至今闕如己酉年江南李公來蒞茲邑慨然曰志所以表前垂後鉅典攸闕殘闕至此固有司之職抑亦此邦士大夫之責也於是集邑中紳士於明倫堂各舉所知以供採擇鍾子崑發

崑發王子廷傑年皆八十是邑文獻於茲焉在張子憲遠辨小清河之源流甚詳王子士洹辨陽河女織河源流亦甚悉孫子嘉言出手錄給諫公參周延儒奸輔悞國五疏而成侍御參楊嗣昌萬古倫常一疏卽出諸張子永熙袖中鍾子原濟又進而請曰予小子家鍾氏五世同居家訓十則



願入志以公一邑蔣子權有敬存集一卷  
某也孝某也弟某也節某也義集之三十  
餘年矣宋子鎬讀書成均聞邑有是舉致  
書於李公曰我

國家疊沛恩綸如某年蠲正賦若干某年賑  
濟若干某年蠲無地糧若干請脩載以志  
殊恩至於倪內史墓董孝子祠又復詳記

村庄里居釐然可觀李子九臯作魏一品  
傳四鄉父老携杖觀聽雖村居野語提其  
所見所聞者李公皆虛受焉搜羅考訂自  
己酉至辛亥書未成帖公以最績遷莒父  
矣及遷莒之後往來問答又越一載而書  
成予及見李公之在樂也苦心博採何甚  
虛而嚴也李公之去樂也書札辨論何詳



精以詳也諸生之耳聞日記接古續今何其公以直也由此觀之人之忠孝節義之氣根於性生不得觀感而興起焉則發奮之無由諸生讀是書卽思前人之嘉言懿行高山仰止凡規爲動息必得所以異於凡民而後行誼得以著於州閭之間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若曰脩

典故觀覽而已則非今日李公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揣謏陋跋於簡末以志李公亦以勵諸生

峕在

雍正十有一年歲次癸丑嘉平月樂安縣教諭滕陽孫孺衡敬跋

